

四

書

按

稿

先進

先進章

按此是夫子矯時論而酌禮樂之中。通章重中不重質。夫

于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正指周初禮樂言。禮樂不可斯須去
身。只就日用平常處說。故用字用以泚身。亦用以泚世。當向切實
處言。非見用于世之謂。

先進節

按先後二句原屬夫子指陳野人君子四字。乃是時人評

斷。夫子述之。便寓感慨微意。

如用節

按天下有雖世道之君子。即不君子也。可故後進。歸然不

可從天。下有存風氣之野人。即為野人也。可故先進。歸然不可從

剛字下得斬截。頓發得先進之禮樂。實以有切于身心家國意。方

妙如字張太岳作者字者

從我章 徐玄扈唐虞之際有君臣成周之家有父子夫子陳蔡之
阮有師弟皆千古奇會

從我節 困勉錄合陳蔡而因及從我之人合從我而有不及門之

歎。總是不忘其相從于患難也。喙引謂重在上句極是。

德行節

按聖人之思重。在情。弟子之記重。在道。玩其口氣。若云夫

既相從于患難。即不必有德行有言語政事文學而可念也。而泥
乎其皆有之也。此本困勉錄。彼于此一條。下尚有哉成諸賢兩意。

緣係旁解。故刪之。

四也章

呂晚村無所不說。即是非取我處。今人每分作兩截講。便

似上句貼憾。下句貼喜。神理索然矣。按本文二句。俱是若有憾。

之評而深喜意在言外故註中默識心通二句意當補在無不說
下又助有二其一聞吾言而有弟順也則疑養生而辨唯從茲起
笑其一聞吾言而有所乍見也則驚喜生而證問從茲起矣是皆
助我者也而回則非然

孝哉章 呂晚村之言二字建其父母昆弟五字蓋先有父母昆弟

之言而人皆信之也故當提言字說起轉出人不間來方是一氣
串下至其所以能得人之不間者只是孝有其寔父母昆弟之言
朝夕浸潤洋溢以至鄉邦翕然無異詞耳非謂父母昆弟之言不
足信以他人之評讚為定論也 按于言孝而註則兼言友蓋孝
者必友也此友字從白文昆弟二字生來集註積於中而著於外
蓋推原所以人不間之故蒙引云積於中就閱于身上說著于外
兼父母昆弟外人說不可以中為家以外為外人此節當依集註

解。

南容章 按此章只重謹言。擇配意帶說不重。三復只是常。体玩。

念：思維分明。借篇什為治心之箴。

季康章 按此處好學渾說不當添入不遠怒二句。顏淵死而聖學

絕通節都是嗟嘆口氣。

請車章 朱子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為椁。所謂喪具祇家有無者。

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陸稼書有棺無槨。見可以無槨。吾不徒

行以下見命車不可驚。又通節夫子只是自言其所以處。理者

即可明夫子所以處。回者即可明顏路所以當。處。回者後二意皆

在言外見。

天喪章 按通章只重夫子二字有慟乎二句。見為道而慟。回道即

予道。故喪回即喪予。

厚養章 按門人是顏子。門人厚養不止是有樽俎。來門人亦未必有財而委曲以為之也。夫夫子責之不然。顏路雖貧而門人之有財者以師弟之誼而厚養之亦何不可。

季路章 按此章見窮理之學貴乎反本循序漸進。着一毫性急不得未能為能。未知焉知。以反語當正語。氣怪而不發。註誠敬及原始反終。是朱子推出。夫子口中却不露。朱子人且從分明處去理會。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缺。須盡得這道理。到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于死而無愧矣。呂晚村夫子此兩答極平實。固云人是一理。生死一原。然其吃緊為人正要人於事人知生處着力。

閔子章 譚梁生三子或和中有諍或直中有和。而子路則純任剛。

健。四子昏剛毅任道之器。按上節是記者描寫英才氣象。兼容貌詞氣而言。末句是指過剛之弊。無非欲其變化氣質以歸于中和也。

魯人章。沈無田。凡敵政之興。有其幾而未有其形者。君子言之太早。攻之太急。不足以止之。而反激之使行。閔子不斥。改長府之非。而但言曰。貫之不必改。夫子亦不必深言。閔子之意。而但云。夫人之有言必中。老成謀國。憂深慮遠。固如此。

魯人節。按時政不在國而在家。曰魯人。賤之也。如之何。不是商量未定之詞。犹云有何不可也。言必有中。還指平日魯事在言外見。二句只說閔子而長府不當改作之意在其中。想見聖人婉諷語氣。

由之章。困勉錄于路。稟負兼人。地位儘高。但病在任氣質用事。故

夫子摘鼓瑟一節做之。今變化氣質。以入道之室。原不重鼓瑟也。下節固是為門人致辭。亦是許子路有可以入室之基。使不懈于進。耳。終始無非造就之意。

由之節。舒碣石。夫子別其瑟為由之瑟。峻其門為丘之門。只以由字丘字相照。不必增入北鄙中和等語。奚為二字。乃誌其聲。而自未使由知所自悟。原自儉省。語非鄙薄語。

門人節。按子路德性有餘。學問不足。致廣大而未能盡精微。極高明而未明能道中庸者也。但此為門人言。當重在邦堂上。志重在入室。反似貶抑子路了。

子貢章。按道貴得中。是共章骨子。首節提破中字。過不及。乃有着落。麟士以不說破為下。苗地晚村滄柱非之。甚是。蓋愈師一轉。子貢未嘗不知中字。但謂過中。不及中者。較似過中者。差勝。故愈

字與賢字不同。夫子說過猶不及。是只以道為節。言過者之不能加於不及也。倒說不得。

子貢節。按過不及就學言。姿稟是迥上一層說。若作文須以姿稟作出脫。此二句。只應兩開說。不可較量。愈師一問明。道是過中者。猶愈于不及中者也。有蒙引存疑便知。

過猶節。按此句。只就道理上論。不粘定二字。過者如疾足的人。刀可兼程。然其所見尚偏。未免窮大失歸。而不得其歸務。速而不致其精。則已離于道之中。彼不及者。所循。然若前若却。而不能透者。原非過者。而已徑閱歷之途。乃過者所將來退處之地也。故其失均也。

季氏章。孫淮海亦有聚斂。非如後世其斂之臣。只緣他學術未純。總仕季氏。便以政爭之才施之。即為處置調度。以為職分當如此。

不知季非可附益之人。不但富於周公不可附益。雖不富亦不可附益也。故夫子責之。

季氏節

摠舟有之罪。從不知大義。呆老實做官得來。夫子欲小子攻求實以為攻季氏也。

柴也章

困勉錄句：要見當學意。能學以變化氣質。則拘學能通。

遲拙得敏。誇誕反真。粗俗成雅。何氣質之足累哉。

柴也節

按愚是知不足。不知通變之意。魯是見性遲鈍。渾厚質朴。

的人。辟以容言。設施潤情飾外面。而真寔不足者。嗉訓粗俗。粗是不細。膩俗是不文雅。大柴燕窩。魏言語訛四字。好處病處。都有三子。終於病。而曾子竟以魯得道之傳。可見人不能無氣質之偏。願其變化何如耳。

四也章

按此章只單兩。開說而言外自見諷勵之意。為妙上節。

註云言其近道又能安貧則如困勉錄以造詣操乎分者固的確不可易矣。惟看下節尚有可商。愚意謂不受命而貨殖是一事。事與下屢空反是言。其所短憶中見資地聰明亦可進道。與乎對不與庶乎反是言其所長。

四也節。續困勉錄。一進至于四。一進至于化。此章不是專為賜而發。

善人章。其上句是善人所以為善人。下句是善人所以止於善人。首句道字虛說不踐迹不必模倣古人而所行自與之暗合。此正其天資之善處。但其善者不過出於一時之偶合。如欲涵養從容造乎精微之域則猶有待于學。故曰亦不入室。

論篤章 按此節上下截發。兩者乎語氣易緩。惟從論字。提提清。君子色莊。以下。總自與其。篤者。香以君子作主。側出色莊。畫。攝入與字。中神理方洽。表凡凡人知浮言不可信。不知論篤亦不可盡信。此夫子切驚之詞。

問聞章 按夫子此節是為由求各展至步。進者進其退。者退其兼人。皆治病之良劑也。又聖教只一力行。過退固不及行。過銳亦容有行非所行者。夫子以微權抑揚之。其要歸於使之行其所聞耳。

子畏章 因勉錄子在回何敢死。依朱子蒙引解。是不輕死之意。何等切寔。不當如借解云。回預知夫子必不死。

季子章 按此章見聖人阻僭竊扶經常之心。上四節。子然欲借由求以誇人。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末二句。節子然欲資由求以

助^也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首兩問答都着在季氏身上特把由求作話柄耳。

季子節

張彥陵時解錯會異字。便以帝臣王佐入解。不異此異字。

照下道字者。正謂其執然自立于朝。不黨同。混倍是也。按道字。儘受鋪張。然必於不從君欲處。講出學問本領。方是大臣身分。其學問本領。搃不出正心存意功夫。胡凝初先持個不可則止之節。斯行得個以道事君之忠。

今由節

按具臣不必無才畧。有才畧而仍謂之具臣。切由求講方

是。又二子既不從弒逆之事。緣何又事弒逆之家。只為其昧了不可則止之義。故於弒逆未着處。不能決。所以為具臣。然又須知非必到弒逆時。然後決也。

子路章

呂晚村理屈詞窮而禦人口給。其病又比盲道理不明。深

一層故夫子特斥其僂而不辨其說之非。二罪並發。從重却非。概輕例以由出之也。

子路節。擲子路以費邑難治。子羔厚重有德。足以化民。故舉之。殊不知未學之人。其於政事之政設施。必至廢古。任意而名。實俱喪。註未學二字。未可明說。下節子路亦會意說出。

民人二節。按有民人。則經畫區處。無非窮理盡性之功。有社稷。則昭事感格。無非誠意正心之慶。只謂人情物理上。可做工夫。咕哩章句止成迂語。但子路舉羔本意。原非欲其節仕為學。今譯其本意。臨時撰出話來。正是佞人口快處。是故二字。承子路來。惡佞。是此指平日言。

侍坐章。按聖賢心性功名。同出一原。通章固重在酬如上。但觀哂由與點。則禮讓二字。尤屬通章點睛處。困勉錄大抵聖人之道。

充塞天地至大至寬自聖人而下或見其一節而不能見其全體則擴而克之使極其大或見其全體而不能不踈于一節則反而求之使極其實

侍坐節

蒙引毋吾以也是教他忘分盡言尚未說入志字呂晚

村聖人引三字言志以觀其設施底裏不我知也句是揣發其情不是譏其躁妄下二句是激令其俯吐不是笑其無具

率爾節

註子路言志直視天下無難事是何等才氣夫子窺見他

有凌駕一時之意故以一哂折之千乘句提起拜是鈴制意見勢之難師旅二句見時之難遜句遞下見得一節難似一節高之包

善政善教在內有勇本善教來知方本善教來而政字內又兼兵

政養政

求爾節 按求也為之內亦要暗藏足字根子如開源節派意通章

節。重可使足。民句。禮樂帶言。既富而教。就化民上說。仇。澹。杜。足。民。必。言。禮。樂。亦。是。王。道。教。養。規。模。與。後。世。務。耕。戰。蓋。地。力。者。不。同。

赤爾節 體註非能願學口中是讓意中是任下正是願學禮樂處

存疑宗廟之事指諸侯祀其先君天子宗廟則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未有諸侯相君行禮者會同是諸侯會同于天子故註云諸侯時見曰會。素頰曰同。馬氏謂當時朝王禮廢。此指兩君相見言。未是諸侯朝王常禮也。聖賢道其常。或疑諸侯朝會不得用相贊禮。然周禮朝覲會同則大宗伯為上相。諸侯則有介。如上公九介之類。明有相贊禮。蒙引考諸侯有四時之朝。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四時之外。又有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會者諸侯有事而會。不以當期同者。十二年王如不巡狩。諸侯既不

得就見。則六服一時盡。朝王合諸侯以命政。註衆即殷也。輝即見也。端衣名。其衣正幅。染玄色。故曰玄端。輔氏章甫。縹布冠也。夏曰毋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皆以漆布為之。按小相據蒙引。相無大小之名。只與從大夫之後。一般。邢疏謂相為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詞耳。入門當以札詔。侑也。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鄉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鄉。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

點爾節

按譚訛子問赤時。點措撫琴而未鼓也。藉一堂之上。三子

言志。點鼓琴以間之。則非礼。因知曾點鼓琴。蓋至赤言畢而始鼓。如何如之問。至點琴終而子始問也。又記者叙舍琴一既。然有深意。夫子與點即在此不專為暮春教語。此教語。預認道侑如何。

聖人之體道如何曾點之見道如何續困勉錄莊列之後看得
兵農禮樂等於春風沂水曾點有得春風沂水等於兵農禮樂直
是民胸物與氣象莫春教語一部西銘在內比三子有大小之別
不止是有待無待之分

三子節 樹點胸中先自有一哂為邦之意蓋彼是高談性命謂為
邦之事自可一以貫之不必沾沾講求區區自負故疑夫子之哂
由者在此且并疑亦可在可哂之列夫三子者之言何如楊書先
生謂有下視三子遺畧事為之意極是末句重志字見三子各吐
一番經綸俱非空言分明是煮與了

夫子節 翼註為國以禮此禮讓在說施上見其言不讓此不讓在

言論上見者一言序字便見是小疵了。陸稼書為國以禮句評者曰。猶云用世者當以禮耳。即在本身之氣度上言。若實括着為國講。便從治國生情。此最說得好。宋墨云。禮者君子所以治心。即君子所以經邦。淳而易竭者才。亢而難馴者氣。禮則自有心和而形和者。無論安危文武俱不可少。此涵養人知則才大出之小心人不知則厚蓄戒其輕發。此說得明。又觀點前後四問。便見他行不掩言處。若凡得春風沂水氣象。此處當不復更疑。此亦是記者極仔細處。

唯求節

按此二節。則即求赤之為邦。而見由之可哂。不在為邦。即

由求赤之皆可為邦。而見其志之未可盡。非前後總是一意。吳

因之宗廟會同二句。就着為邦意講。言赤志於宗廟。志於會同。則其所任者。非諸侯之事。而何彼不曰願為邦。而曰願為小相。特謙

詞耳。使亦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上二句正說他為邦。下二句又破解小相以應之。

顏淵章。按克復是指幾微一問處。索性与他淨盡。到顏于地位方

可用着。此語只第一句已了。下雖有放與發兩頭。然一日克復天下。歸仁語意仍是即上句來。蓋見克已復禮之為仁耳。末句使就為仁兩字反覆咏嘆以決之。即至第二節亦只是指點隨處。是此句不是另生枝節。

顏淵節。續困勉錄。朱子云。克已者是精底工夫。到節文欠缺便是

粗者未盡。然克已只去私意。未能細密入他規矩。則復禮乃是粗處。愚按此說最精。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到得粗處皆盡。方是工夫。到至精處。呂晚村克即是復。然克必須復。禮非即仁。然禮復即仁。二義要並首得透。附時文張作粹然者性無邪正之可

知難然者情。有公私之必辨。仁感物而漸離者。已為之蔽也。已則易繼。安肆日偷。已則易私。作偽日拙。故必奮吾嚴厲之氣。戰而勝之。而幾微務絕其緣。仁体物而咸在者。禮為手之用也。禮主於敬。嚴以制心。礼行乎義。精以斷事。故必用吾擴充之加。養以得之。而天理勿遺其則。又云。已自定其從違人。何得分其功罪。已自有其智勇人。自得依其進退。說理可謂明朗。

請問節

按勿視四句。須各兼大小合內外以立說。方於聖門敬義

養察之學。說得周密完全。至四勿字。固是緊要。然在克字內。已包得不應至下節。始提此為主腦。此承上日字。言當重在視聽言動上。請事斯語。蓋言捧之精而不昧于所從守之固。而必要其所立。便是他下手處。附鄒文自物感于心。而所謂視聽言動者。緣心而起。是心之不能無也。自心涉于感。而所謂非禮者。又緣視聽

言動而起是心之所不可有也。又云天下之物日與吾心交而常以其心宰之。故物至而心不累。吾之心日與天下之物交而常以其理御之。故物化而理自駟馳。按請問其目是問切己條目。非泛問也。

仲弓章 按仁之理具于心。任吾心而繼之。則吾心已流。匿吾心而私之。則吾心已滯。惟敬則有以逆持之於中。惟恕則有以順施之於外。斯則去私以存心。存而可以復仁之體。邦家二句。與天下歸仁境界不同。是在敬恕上用力充積。誠。到此方見敬恕之量足耳。呂晚村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湊未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深錮。故必當峻補。敬恕是仲弓峻補方也。

司馬章 按牛多言而躁。則心不存。子以訥言告之。亦是對病良方。

上節就現成者說。已包得全体。末節只是推出。所以言認之故耳。晚村云。心常存。是朱子于兩句中。體會得之。唱破直抒。未為不是。然于夫子。點綴不盡。令躁人尋思得之失之遠矣。

司馬節 呂晚村全在第一句說得好。曰仁者其言。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認則不是。認言可知。曰仁者其言也。認則是仁者。自認非認言。即仁可知。但道理要包籠得盡。語氣又要含蓄得不盡。按此註。心存不放四字。且勿徑露。

其言節 拙為指事言。泛說難。是其難其慎之意。此三字頓住。心常存。即在此三字裡。註故字勿泥。得毋二字。說得極自然。蓋人只一心。難于彼。自不易于此。心存不放四字。原貫此二句。

君子章 呂晚村不憂慎句。說得圓。圖方生出司馬一問。何憂慎句。說出工夫。精嚴方是成德君子。其用工正在乎素也。按朱子于上

章為之難前。補出心常存。共章內省前。補出平日所為。皆從語意中探本窮原。越顯得聖言神味。無窮。啟其深思而自勵之。

君子節

呂晚村

此憂懼二字。專指禍患言。雖其有可憂懼之事。而

自省平日無愧。則自無憂懼之心。須切向魁之亂言。方有着落。內省者。省其平日所為也。不疚在平日內省。在臨時。按憂自內生。懼自外入。不必分當事未事。

人皆章

呂晚村為夏慙人開釋。易落曠達家言。有子夏急下敬而

無失二句。方見死生二句。不駭付之命數。此所謂知命立命也。

人皆節

按天以一定之教言。命以不齊之遇言。敬在心。恭在容。重

在無失有禮上。無失是常。敬意故曰不間斷。有禮是不足恭意。

故曰有節文。李表一大抵牛處兄弟之間。必有未盡道處。于夏

此言。分明欲牛自盡以感其兄。原不欲牛把自己兄弟置了。認別

人。兄。弟。也。意。謂。君。子。能。盡。恭。敬。雖。四。海。之。內。都。是。兄。弟。踈。者。尚。可。親。况。親。者。予。何。患。無。兄。弟。當。從。自。己。兄。弟。者。不。當。從。四。海。者。翼。誦。皆。兄。弟。以。愛。敬。我。言。我。無。往。不。復。敬。誰。人。慢。我。一。無。往。不。恭。誰。人。侮。我。

問。明。章。按。張。之。問。明。其。意。要。從。遠。處。求。明。夫。子。言。汝。欲。求。明。只。就。人。情。物。理。上。明。得。便。是。明。即。此。明。之。盡。量。處。便。是。遠。何。又。遠。求。然。其。所。以。不。行。處。全。在。平。日。若。敬。窮。理。不。在。諧。懇。上。料。理。又。諧。是。不。干。己。的。事。惟。浸。潤。故。後。不。易。覺。故。易。疑。懇。是。切。己。的。事。惟。膚。受。則。急。不。暇。詳。故。易。信。不。行。則。人。自。勞。攘。我。自。從。容。所。謂。先。覺。者。是。也。呂。晚。村。說。明。便。是。遠。即。混。說。明。更。有。遠。亦。離。須。知。夫。子。舉。此。兩。端。最。是。極。切。近。而。易。蔽。者。于。此。能。察。便。不。第。為。明。而。為。明。之。遠。正。指。點。于。張。反。求。于。近。耳。

問政章 按此章說得常變說不經權兵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去正是立萬世之經如何可說權又須知孔子此章之意自重在信而今說者之意反重在兵食大謬

問政節 困勉錄首節。重信蓋借兵食以衛信非以兵食而輕信也。附楊文惟王之政顯於民之相足而藏于民之相愛惟王政之及民其粗在兵農之間而其精乃在於孝悌慈取之際然則民不可以不議信也起而視之臣食足兵而民信之矣

又不節 按有明于貢兩問是子未能全倫三者之時高其緩急去字猶云且丟下那一項先字猶云該重那一項非是原有三項時裁去那一項之謂如此首則夫子之去兵去食以所去明所先正是施為次第末二句打穿後壁更無展轉我足去兵去食歸重忠字不單粘去食說明乎此則聖賢舉事雖萬難措手處必不以良

世苟且之法與之漫崇夫而後可以足兵亦可以去兵可以去食亦可以去食而政無不可為矣。又末二句獨揭信字以明其不可無非徒申明去食意也。民無信。規註寧死云。最要于使字上着加政行于常兵食與信俱存政行于變信不與兵食俱去故信為國之大寶。

子成章 李表一章內君子二字重者君子者主張風教維持世道之人也。子成之去文存質是不特為質勝文之野而直為異端非禮非樂之說。子貢之激在兩猶字。蓋即云文質相稱亦必質多而文少。此章質字須兼存質之質與質朴之質言。

子成節 摠意主救世。故曰君子言過于激。故云失不可追。惟有此意而乃為此言。所以可惜。又上二句只泛言文質之不可分。席豹二句方破文之不可去。是以體不是喻體。又文質以時言。則

不特後正用文。即古帝亦未嘗全廢文。以人言。則不特君子宜文。即小人亦不得全廢文。以地言。則不特治外宜文。即治內亦不得廢文。以事言。則不特文事宜文。即武事亦不得廢文。此首二句意。是論其理如此。下二句是言廢文之弊。原不独君子小人無辨。註特舉以示例耳。

年饑章。按袁公忘却百姓。但為吾計。有若云若為吾計。正當行徹以為百姓計。孰與不足。正見君與民實。有相關切處。即對副用不足實際。

年飢即存疑註云公之意。蓋欲加賦以足用。夫年飢民之正賦且不能辦。如何又欲加賦。乃是欲今歲加賦。使國有餘積。以備凶年。不致臨時缺乏。不是目下便欲加賦也。又盍字宜玩。如云昔也。徹行而足。今也廢徹而不足。則權之足與不足之間。何不依舊去。

行徹法語意虛活要他想那行徹法的好處出來

曰二節

按公言猶不足止見得君一邊竟忘却百姓了故有若

百姓說百姓之足不足跟徹之行不行來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一

未君民財用自互相流注君即不足民自有以供之二未惟

正之供畢登自可以給國家經制之用三來家給人足民歌樂利

無戾氣以干和則風雨時而歲無不登下二句反者便見又註

補節用二字最精蓋行徹愛民必恤民財而節用民益不忍坐視

其不足也此意亦要補說

崇德章 按崇德辨惑俱是治心工夫德本之性當還其所固有惑

生于情當究其所本無高說早處做起明從暗處撥開于張高明

故造以近裡切己之功

崇德章 按人心之不變不化者是忠信義即此心之萬變萬化者

也。兩項對說。為是。蓋忠信與義。總是德。主與徒。總是崇德工夫。崇非有所加增。只是不流于污下意。又易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若子張崇德之問。又及于徒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也。蓋忠信是個本基。徒義又是進處。無本基。徒進不得。無有基本矣。不徒義。亦無緣得進。又忠信是內之治心。義以事之。且言。故徒義工夫。專指外說。

爰之節。按不必好惡之僻也。即其人本自當愛當惡。加一毫意思。便于心。体有累。便是惑。上二句開說。不必專指一人。既啟二句。方專指一人言。徐自漢要四個歌字上見惑。只是個歌心所蔽耳。祛惑莫先祛欲。

齊景章。按翼註謂此是正名意。刁蒙吉謂此是核實意。看朱景公之君臣父子。不比衛鞅特不能盡其道耳。應說刁說。

齊景節三

刁蒙吉春秋于臣子弑逆者必重其責於君父。君惟不君，臣故不臣。父惟不父，子故不子。端本窮源之道也。詩書於君父頑悖者必重責其臣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負罪引愆之道也。四件平看。附張文跋君，云威權振而分守明，黜令肅而群心揖，疏父，云遺以安而不蹈以危，制于義而不索于欲，疏臣，則云善則稱君，過則歸己，疏子，則云喜而不志，勞而不怨，句，對景公妙極。又不必問其所行之得失，而大體已有可觀。此是讀書人語。按景公之言，不搖頭脚而欲大家分任其責，故終不能以君而制其臣，以父而制其子。

片言章

李穀侯忠信是本明決是用子路片言折獄全在忠信上

人心各有良知道德齊禮而有恥且格君能以禮讓為國則可以無訟矣。而况于折獄乎。片言折獄全在未言之先有以取信於人。

故如此其去無詔者不言之化亦只在升堂入室之間耳。程子所謂達却便這是氣象也。

片言節。黃勉齋人惟忠信也。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懇之心以莊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偽吾以詐御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云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呂晚村此是贊片言不是論折獄是贊片言之本于明却不是論折獄之貴乎片言。總說片言便有下節在句裏折獄只極其用耳。

聽訟章。翼註聽訟兼明與斷說使字最重全是平日道德齊禮潛孚默奪若成使之但此意亦未說明正欲為治者悟于言外。子張章。未于若有頭無尾的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個無休盡截他。按此論為政之心只重無倦以忠不重居行。又

論常理以忠宜屬居無佞宜屬行而夫子轉似曰互言之者兩之
字本是對開不得既言居之則忠自不待言所慮者佞耳既曰行
之則不容于佞可知所慮者不以忠耳子張能個有銳氣的人初
時來些銳氣做去做到下稱都無結束故孔子告以無佞下句說
行之是即行其亦忌耳人固有平日居心如是及行出政來却又
不如是者非苟且未成即粉飾為治都是不能表如其裏故朱子
云裏面如此外面便也要如此也註中始終如一重終字表裏如
一重裡字

君子章 刁蒙吉誘道引也在未成時言翼扶翼也在將成時言獎
誘許也在正成時言勸勉勵也在既成時言既成而又恐其一善
自阻也故勉勵之四字四樣意思皆所以玉人于成也 困勉錄
君子時借人以私便似乎導欲而長邪然其意歸于成美如好貨

好色無傷是也。小人時絕人以正理，似乎擁良而誘良，然其意歸於成德。如樓護議論常依名節表蓋引義慷慨是也。

政者章。吳因之，此与大畏民志同。上下之道交相畏也。上有畏其下之心，所謂赫，其駭是也。然灑下有畏上之心，所謂有恥且格是也。孰敢二字可玩。存疑首句只解政字，且虛說子即二句方是就自己身上說。

患盜章。莊忠肅上不欲而下不竊，非獨感化之說也。多欲則重斂，重斂則民窮，民窮則不得已而為盜，不欲則藏富于民，富而禮義生焉。孰甘棄身于不義，故雖賞不竊。

如赦章。相殺字深者起念方寸，盟心幽獨皆安於天理之粹然，則意念所到之處即提醒開悟，民心處死欲善而躬行以率，故自有風草之應。風草是借言，不是喻言。

問士章 按此章即是為己為人之辨。但子夏則防其於謹嚴處有箇為人之意。子張則防其於廣大處有箇為人之意。聞然而曰章的然而曰亡確是此章註脚。

問士節 按何哉句為一章精神。發出他病痛。然後下藥。達是我這裏達將去。聞是要他邪裏聞知我。是截然而意。是聞非達。是說聞與達名義之不同。夫達二節是說其所以致聞致達者。須辨。

大達節 按有是質。非無粉飾。直是正直無邪曲。靈臯云。以天性自遂。不諧于俗。而心則有節。存身以无妄與人。縱無可歡而情不至於獲戾。此質字在性上。說直字在事上。說極是。質直固有觸突人的意思。至好義雖已合宜。然亦是當然而然。非圓融委蛇之謂。故小註云。質直而好義。便有觸突人意也。觀察下人。作兩件事。慮是時人以此為念也。此二句。易說向周旋委故上去。必要收押到為。

為己實際方是對付于張語以下節及照有現察是疑不自居意
下人與無忌憚相反

夫間節 按上節說義此節如何又說仁蓋仁者善之長仁統利物
之義達者義不敢取聞者仁亦將以偽為色取仁而行違朱子
云不唯虛有愛憐之心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是行
違金正希云精神有限既飾於外復顧其內此兩失之事矣此極
肖聞者心事此句總對上肩直好義居之不疑有不自知其非而
居之者亦有自知其非恐人有破而先示以不疑者二意兼說方
完此句總對上現察下人

從遊章 按遲于違情處不忘治性工夫故夫子既善之而又告之

末一節因其病而藥之正是樊遲最切己工夫三非字與字正要

他反己自思 人事得俱兼知行說

樊遲節三 按聖賢無在不收其放心。故無在不深其學問之思。舞雩

之遊。問及共三者。是遊亦無非學也。故夫子告以切實工夫。汪大

全言崇德而告以先事後得者。一以見無所為而為。即是崇德處。

故朱子云。一有計復之心。便是人欲。惰德者方循天理做去。總襟

以人欲。中其便。缺了一兩分。只德便消削是也。一以見無所為而

為。則功專而德自崇。故朱子云。一心作事。一心計得。則作事之心

必不專。如何積累得高。是也。按首段必兼此二意。方完。惡與慝。有

微顯之分。然微必至於顯。故遲以為惡。而夫子以為惡。無攻人之

惡。正以足攻其惡之力。二句當四環說。一朝言其忿不崇朝。暫時

之忿也。忘其身。正是不顧慮其身意。分明是見理不透。輕重倒置。

註中知字。正是辨處。註中慝忿字。與辨惑畧有先後。蓋必辨其惑。方

能慝其忿也。

問仁章 呂晚村此章疑辨處都在知然其所重都在仁疑知疑其

礙仁也辨知辨其正為仁也知原從仁生而其用乃所以成仁

問仁節

按唱出兩人字便合下直枉兩種知而愛並舉便見不相

妨了樊遲未達是疑知妨于仁只在他氣象上見得夫子答以舉

直云是窺見他未達而告以知之可以成仁也然此處只宜渾

說故舉直二句作文最難措手總要得隱躍釋疑之意絕不露一

仁字而仁字在內方與下一問不礙

鄉也節

按汪大全云遲之問于子夏只是疑化枉之無與于知註

又未達三字對上未達說蓋謂前既疑二者相悖而有所未達此

則又未達化枉之何以為知耳不是謂遲此特有二疑既疑舉直

一句不應專為知者事又疑枉者何以能化為直也此最說得直

截明快富哉句註不止言知句最重人只說得所訣者廣殊欠分

曉舜有天下節。不過味。要。以。足。其。意。耳。上。下。應。一。事。說。非。上。節。高。為。蒼。知。者。一。疑。下。節。蒼。所。以。能。使。一。疑。也。此。節。仁。字。亦。是。暗。合。以。上。遲。未。明。言。耳。須。于。言。外。見。得。方。圓。

聞友章 撰忠是一改真懇忠愛。未有此言。先有此心。善道只是善。用其忠不可則止。非棄之也。机未投且俟之。尚可改。罔亦是善藏。其忠處。故此節分之有三項。合之只一項。

君子章 按此節。愚向來中無的解。今合諸說。參之。知此二句。可乎。可。申。只。要。說。得。取。友。之。益。意。思。透。徹。君。子。以。文。會。友。是。言。君。子。固。欲。講。文。以。會。友。也。會。友。講。學。彼。其。兼。資。互。相。啓。發。則。未。知。者。求。其。知。未。真。知。者。求。其。真。知。則。其。益。于。聞。見。者。大。矣。而。又。不。特。為。聞。見。之。資。也。即。為。仁。工。夫。全。是。自。己。實。心。做。的。然。氣。質。賴。以。薰。陶。滌。蕩。賴。以。詔。告。過。失。賴。以。箴。規。亦。是。友。以。輔。之。則。取。友。之。益。為。何。如。哉。

乃蒙言謂淫陽云自古無閉門閉戶之助聖賢聖賢無孤立無與
之助學問可作此章注疏

于路

于路章 翼註首節言政本于身。下節言政要之久。先勞要根心說。

到身上。張考使無倦意。已包在先勞內。因于路請益。故又抽出

言之要之。上下只是一意。曰先必無一息之可後。曰勞必無一息之可逸。無倦非益也。乃明所以為先勞也。

于路節 饒氏先是先其行。勞是勞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悌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本。農畝師役之類是也。

困勉錄先勞無時無處不然。先之於隱。先之於顯。勞于處常。勞

於處變。要如先勞不專為民而設。寔是自家該盡的道理。若云我

先而民不敢後。我勞而民不敢逸。尚落後一層。

請並節 按倦不特在既成之後也。當勇猛之時精神須自有節。程伯淳曰：這一點意氣能得有幾。

仲弓章 按此章大意見道之要者無不公心之誠者無不達。又須知論政者貴識大体。

仲弓節 按能先則衆人職詳一人職要。力不勞而功可底。能救則寧脫程梏。無察淵魚。斯刑措而無寬民。能舉則懸天下之爵祿。待天下之賢才。斯人之能不異己之能也。此摠見為政者不得以綜覈為能以法令為帥。以一己為賢于人。末句兼已用未用兩意。

馬知節 按馬知一問當下使以賢才為一體。此其中心之好可知。第賢才之生無盡。己之知不若人所知之多也。而賢才之舉至公舉之。心即人所不言而同然之心也。故不必以一人之知盡天下而一人之知可繼以天下人之知。不必以天下之賢盡吾舉而

一人之舉可公之為天下人之舉。夫子此言真是標約而用宏。又人其舍諸。或指觀感說。或指秉彜之好說。看來秉彜之好是正意。觀感是賓意。只應帶說。

衛君章 按正名二字是通章主腦。必也正名。當指衛輒父子之名。名不正三節。泛言君臣父子之名。而衛輒父子在其中。末句而已。矣三字與必也相呼應。

衛君節 蒙引為政二字屬衛君。不屬夫子。若屬夫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為政可也。又正名一各。非但奚先一問。亦示以不肯任衛之意也。當時若仕于輒。如何廢了輒。而請命立公子郢乎。既要廢他又如何仕他。按立郢避父是一意。立郢是國人事。避父是輒事。

有是節 張彦陵子路以輒承祖命而立。於理上原說得去。於名亦

不甚不正。故以子為迂。奚其正者。言胡不以濟時行道為急。而乃欲理會到此也。翼註野是粗心浮氣。思慮久沉潛。識見久精密。

談話欠從容。

名不彰二

按此二節。申言名不正之弊。正由所不知處。名不正三字。

提起。下五弊一齊都到。言即指稱名之言。名不正則出口便逆。稱

之有適詞。當之有愧色。故曰不順。事是一身所行之事。与下註中

政事。字不同。事不成。言事縱成就。亦不箇事體也。禮樂只據本

身說。即教化之本。如君臣父子之間。各有條理。便是禮。無所乖戾

便是樂。禮樂不興。就害及自身。言刑罰不中。不必說到刑不當罪。

即當其罪。亦是不中。何則。上失其道而民散也。以下就害及民言。

政事不獨刑罰。而但言刑罰不中者。蓋無禮樂之朝。必妄加誅戮。

以脅服人心。惡者倖免。善者反懼。民將為惡而惡不可免。欲為善

而善又不免舉其手足用之於所避所趨而有不可故曰無所措。
張房陵于路者得名是虛的夫子却步。說到實事上去禮樂
刑罰皆政之極大處一步緊一步正見得正名緊關全要發此意。
以反迂字之意。

君子節 英因之必可言者斯名之正其慎于名也就指名之時說
必可行者斯言之正其慎于言也就指言之時說若說使其後可
言可行則于正名意不緊切了。按名必可言對上言不順說言
必可行對上事不成。包禮樂刑罰在內末句本重名上獨舉言者
以言即稱名之言也苟者假借糊塗之意一事苟指名不正餘皆
苟指言不順以下。又明文許作云別嫌明微必稽于天理人倫
之至慎然慮始必要於人情物理之端講末句最有意。

樊遲章 按躬耕畝詠聖人亦常為之然聖賢素位而行志在于道

初非屑于細事而必欲為之末一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不得但講上下感應話頭

樊遲節二 困勉錄云蘇子由以許行者樊遲甚妙則似不當以近利目之但究其實則亦是近利而已 按小人對下大人者只當以位言之

上好節 翼註三好字照兩學字三上字對上小人字禮義信代稼圃字供燕奉之身心而達之政事者言 按上三箇民字即燕遠近四方之民亦燕遠近樞負而至只作之為之耕稼者

誦詩章 按今人講此章專以圈外為主注着重在誦詩者身上見學貴有心得以為實用意愚者朱子一部四書依文訓詁何等謹嚴獨此節註論詩極詳未結云必達于政而能言可知此章是夫子刪詩後誘人學詩之意蓋古詩多至三千夫子刪之而存三百五

抑恐人有見少之心。言此三百中。天道備人。事浹。更何政之不全。何言之非法。其有政未能言。建對未能專者。是必其未嘗誦詩者也。否則徒誦焉。而無得三百者也。至徒誦而無得于三百。雖多至三千。亦奚以為也。雖字及奚為字。只是抑揚其詞。以明其為達政專對。所必由耳。多字。宜指古詩三千而言。不然朱子註書。何為作此。不了語耶。又外註重在誦詩者身上。正註則重在詩上。因勉錄戴譚梁生說。已見及矣。而言之未詳。近日惟王雲衛依註作文。大賜厥咎。因備反之。

其身章。按女見為人上者。無可寬假之身。故令亦自不可少。但要靠自家身上。做箇準。則行字內。有默馳于無形意。從字內。有強制於有象意。正不正。俱兼內外而言。

魯衛章。因勉錄世解兄弟處。都把魯衛不好事較量。不知夫子本

意正為魯。東周禮衛多君子。周公康林之遺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故嘆其衰。有惜之意。有望之意。有憂之意。孫桓奔宋之禍。將不旋踵。而朝歌曲阜之墟。不復永存。子蓋先窺之矣。

子謂章 按稱子荆以風有位。其善處全在三苟字。三矣字。當始有時。不慕少。少有時。不求富有。隨時自足。不假營求。三日字。是形容他心裏的口氣。非于荆寔有是言也。須知居室本於居心。而寡營由於寡欲。

遼衛章 張彥陵此聖人仁天下之心。特因衛而發。不粘着衛民上。富教總是保庶。只是不去峻削他元氣。縱壞他本心。即所以加之也。

遼衛節二 按衛民之庶。賴先公之教養以有之。夫子庶哉一嘆。口雖不言。富教而無窮心事。已於一嘆中洩之。想他出口時。真是經綸。

滿字留

丹有節。按陳云生食則人衆者先貧。力作則人衆者先裕。又云為

不善者固富者有其勢。為善亦富者有其資。四語的是名論。續

困勉錄富教之權。必操印上富之權。不自上操。則熟者必扶奇。羸

以謀利。強者必恃豪暴。以恣取。而愈富。愈不可言矣。教之權不操

自上。則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相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

倚伏。教愈久而倍愈敗矣。須看聖人兩之字。

苟有章。陸稼書此困當時天下人。皆以為極重難返。三代之治。不

可復見。故夫子云然。冥見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乃所以破江河日

下之勢說。非但為當。非累世莫殫。莫究。鮮嘲也。若僅慨無人用我。

便涉自誇。泔甘泉何以春月已可。治法立也。何以三年有成。治

化行也。三年所成。即是春月所立之治。法法可以速去。而化不可

以速行也

善人章 按夫子以當時專尚殘酷。慘然有痛于心。故遐想古人。言謂不必聖王制世。便得善人以盡其用。一善人而更得善人以繼之。積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一宇一滴淚也。誠哉。句一以逆折夫世之言。稱名法。御者一以見必擇善人而使之為邦。且善人之後。又更以善人代之也。

如有章

按以大學賢親禮樂。利及孟子不怨不庸。等合者。便得此

仁字注脚。在上本于誠意。在下各以誠服。朱子所謂自一身之仁。

舉一世之人。皆浸灌透徹。此豈可以速而致。故祖宗之成模。必遲。

之子孫。而收其效。一日之風。而必要之百年。以待其成。

苟正章 按此章專為大夫而發。所謂正其身者。法守循紀。不敢妄

有作為是也。

退朝章 按此非責季氏之僭。是責季氏之專。丹子所議。實是國政。

不是家事。有政亦是實對。夫子乃佯為不知者。而曰其事也。只一事家字。固截然分別。再問之說。蓋發其所和議于家者。亦以當公議于朝也。

定公章 按通章見天下之大。攝於人主之一心。人主實坐其難。按之勢而常臨于易。逞之机。故邦之興衰。摠以心之敬肆為之。

定公節 按興字兼創業守成言。幾訓期。云一言力微。未可期必也。為君為臣二字重。見君非徒養尊處優。臣非徒食租衣稅已也。言知而為在其中。註戰兢二句意。即補在知字內。知難處。就是為難處。亦即是興邦處。不幾乎亦即在知上決之。

喪邦節 按不亦善乎。言之善而莫違。方總不致喪邦。則猶庶乎其可也。精神正與下句相呼應。須知執定莫違。豈惟言之不善者。

足以喪邦。即其善者不免剛愎自用。亦非開誠布公。

葉公章

按葉公佐楚。只是以刀服人。不知政本在得人心。故因人
心以驗政。近說遠來。為政之效也。然必有所以致之者。故註曰
被其澤。聞其風。但只當于言外含蓄發之。

子夏章

按政亦有當速。當不遺小利者。弊在歎字。見字。欲速則銳
於進而不精不詳。必至前後兩蹙。故不達。見小利。則或以小利既
得而忘其遠圖。或惜小利之失而疑其宏算。故大事不成。夫子因
子夏規模狹隘。故以王道之悠遠博。大者期之。

吾党章

呂晚村父子相隱。是一定不易之理。非義本當隱而又曲

取相隱以全之也。證父是本喪失相隱。正得本心之安。蓋父于是
至情。直是天理。天下安有人情外之天理。故晚村此論最允。

吾黨節

芭山張氏相隱。內寓義方之訓。樂諫之道。須想見積誠感

悟父子一體閒切的意思相隱自不能已其自不能已處即互也
居處章 按居處是靜時執事是動時與人是物我相接時居處執
事與人各有其理恭敬忠未便是理乃所以存心以求夫理也恭
敬並言別恭主客敬主事若單言恭則該得敬如薦恭而天下平
是也單言敬則該得恭如情已以敬是也 陳氏敬與恭不是二
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
者 朱子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
只是喚醒 按末句只是恭敬忠無間斷意

問士章 按說統云此章重行已有取一句孝悌信果俱行已有取
中事斗筭不足算亦是行已有虧即有他才能亦不足觀其重行
已句固是然首節自應平觀至下三節方重行已邊

行已節 陳介眉常人之取在事後君子之取在事前常人之

恥自外至。君子之恥，自内生。語類有恥，則不辱其身。使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附潘文處已益高，而恥之教亦隨而益疎。舜落俊偉之槩，翻借人世。激暖之私，以反現而內鏡。而吮、易屈、飲、易汙，必不以末路而遺清明之累。治已愈嚴，而恥之教亦隨而愈密。淵、肅、括之學，長借下流。夫且之恐，以謹小而慎微，而君處不潔，飲食不潔，斷弗以細行而貽陷越之差。又云：已每易就其所睡，而恥則堅護其所明。已每樂趨其所便，而恥則力制其所逆。

宗族節

按孝弟之道，通神明而光四海，而此特宗族鄉黨見其無不孝不弟而稱之，則感化有限，而施布未光，故為士之次。

必信節

按信果二字無病。在兩必字，註識淺以所知言，量隘以

所守言。

宋潛溪以賢智之圓通視之，則此不免為小人。以末世

之放誕觀之，則此猶不失為君子。而其浮慕大人之文化而失之

肆孰若守小人之志操而失之。墜以小人而猜列于士。則以士固不在浮偽故也。

從政章

張考陵斗筭。王麗量容受說。蓋其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

味。更無道味。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筭目之。

不得章

按孔所謂中行。即洪範所云平康。正且狂。狂即洪範所云

高明。沉潛。指出狂狷。收盡世間有過種子。又絕世間假冒種子。狂

者有氣魄。擔當得起。狷者有筋力。撐持得定。只在他志節上見。註

激勵裁抑。合狂狷言進取二句。須句。是與狂狷却句。是思中

行。方妙。中行狂狷。俱以資贊言。

南人章

按方言與文言並舉。以見無恒之不可。意思俱在善夫不

占二句見之。須抑揚頓挫以出之。方為神肖。翼註恒是常。久不

變。要看得精。觀下易辭。則恒是恒德。即恒心也。一切妄念俱無常。

惟真心可常

南人節 按無恒則誠不聚。故不可以交神明。技不精。故不可以寄

死生。善夫句。要得傲揚人口氣。王漢階云。巫醫其小者也。而南

人且如此鑿。予言之也。善夫。最得口氣。

不恒節 困勉錄。不恒其德。即是可羞。不必外至之羞。而後羞。惟不

知此。而為可羞。則必至於或承之羞矣。或承之羞。外至之羞也。

和同章 困勉錄。和而不流。威而不猛。是一類。就過不及。上論。和而

不同。泰而不驕。周而不比。是一類。就公私。上論。兩邊各兼。相似相

反。說然。論過不及。則相反。意重。而相似。是餘意。論公私。則相似。意

重。而相反。是餘意。如此章語氣。當云。君子于人。是和。不是。同。不必

論。到有可否。而後為不同。方其和。而無間之時。原不是同。何也。公

也。小人於人。是同。不是和。不必論。到有爭奪。而後為不和。方其同

也。小人於人。是同。不是和。不必論。到有爭奪。而後為不和。方其同

而無間之時亦原不是和何也。私也。總之以理相合便是和。以私相合便是同。按此論剖析較諸說最精。

鄉人章。按好出于善。是順而觀之。法惡出于不善。是逆而觀之。之法。然鄉人之善不善。又將何以定之。此在吾心先清好惡之源。而何如俱就好一邊說。而未可俱謂不足以定其賢。末二句要合看。本文不好如二字。須知原非定法。不過謂此善於彼。若後章衆必察一察字。便入微。

易事章。按君子小人俱指在上位者言。易事難說。非有心於難易也。但自事說乎。君子者見以為然耳。君子只是一個無我不求順己。而求順道。不以道與君子象道之心。自然不投不自欲阻奔競。至以此道任人。苟以道事我。則一才一技皆得自効。亦不要開張賢路。他心裏廣大。自然樂取。若小人則反是而已。又註公怒。

私刻乃約其大意如知不是推原不說非道由其平曰致知誠意
清心寡慾原無可說之根在裏面而其字最得相形互見
之妙事說要合併說

泰而章 按泰從敬來驕由肆得故君子小人皆有充然自足之意

然君子循理理得則心慊故心廣而體胖不必於謙謹處始見其
不驕也小人拘於滿則溢故志盈而氣盛不必於憂戚時方見
其不泰也此皆在氣象上見而本原則在心之敬與肆而已

剛毅章 按剛是強勁的意思毅是堅忍的意思木指容貌無粉飾

也訥指言語無巧捷也四者俱以資言有資資質不屈不撓未彫
未琢本真全不受傷故曰近仁 依案剛毅與色厲內在相反木
訥與巧令色相反正為以色取仁者於仁甚遠故以此為近仁仁
者一片真好剛毅得乾之健木訥得坤之貞四字俱要淺者

于路章 按切切德德怡：如只是是一句是想像出一段中和的氣
象來。涵養工夫却在前一層。循外言外見得。若以此鋪張便索然
無味。蓋非說不出善說者自不消說也。徐敬菴感人以心而猶
恐其情有未孚。則積吾誠以動之。若是其切。如諭人以言而猶
恐其心有未悟。則多其說以道之。若是其慤。如至若情有所當
加言有所不當。盡則又和其顏色。戢其詞氣。以感孚之。若是其怡
怡。如平等氣象。與行：如迥別。按此六字。攝還泰字語義。象
至此直是物我形骸之見有所不設。而天地萬物之情宛然在抱
矣。末二句是養成後觸處咸宜之妙。不重。

教民章 按此是夫子重言兵意。蓋善人教民。原非專為即戎而教
然。教以孝弟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教以務農講武。則民足食
足兵。此皆即戎之本也。故善人愛民心切。本不欲使之即戎。然教

以七年則亦可矣。

不教章 按此為輕用其民者發。教民亦是教以孝悌忠信。非如後世之以兵法也。

問恥章

張彥陵有道無道。夫子原只兩字說。按註倒重有道上。時

說倒重無道上。俱偏然。旨意只重有為不重有守。以守非憲之所

難也。周季侯恥在倍情中。易見。恥在名節中者難知。困勉錄

邦有道非全不要守。邦無道非不全要為。但舉其尤重者言耳。

克伐章 張南軒克伐怨歆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歆者矣。然克伐

怨歆之根猶在也。若夫克伐怨歆。仁者之心。無自萌焉。故制私於

流。未若澄之于源也。饒氏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

是勇猛決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視克己。此

勇猛決去法也。

克伐即。蔡晉江克伐怨欲之私。藏於杳冥冥之中。而發於忽然。卒然之際。最難制的。今能致之而使不行。是其用力之艱。有甚於激湍之隄防。奔馬之馭駕者。故曰難。精因勉錄用。克己工夫尚憂其復發。况制而不行。如憲而云耶。注大全克復者。如赦賊而不使之苗者也。敬恕者。如防賊而不使之來者也。不行者。如藏賊於家。不使出而作惡者也。

士而章。按此章見名為士。必須有高明廣大。一念不染的意思。曰懷居。便有物累。便非洞然高朗的心胸了。安所攝士。懷字要透發。有苗。忘不能割合意。居字說得廣。凡吾所有而處其中者。皆不足為為士。即就懷居上斷之。

有道章。姚承菴危言危行。不意是意氣用事。只是當言當行的意。無所顧忌。人見以為危。君子止以尋其常耳。言避只是遜于理而不。

直。遂。此。正。善。行。其。危。處。 剛。墨。君。子。立。身。持。世。止。有。一。危。意。若。曰。若。子。處。有。道。固。言。與。行。而。俱。危。即。無。道。之。世。行。亦。危。而。不。受。特。言。剛。孫。以。出。之。耳。真。是。中。流。一。砥。

有。德。章。 柵。此。章。歎。人。致。養。於。內。不。當。使。飾。于。外。也。要。重。德。仁。德。緊。

要。在。脩。己。上。德。与。言。是。華。實。之。辨。仁。與。勇。是。理。氣。之。辨。必。有。是。決。詞。不。必。有。是。疑。詞。不。得。徑。作。無。字。者。蓋。德。信。其。言。是。茲。積。中。自。然。之。發。洩。即。恂。幅。無。華。而。精。神。自。在。言。不。信。德。其。中。有。君。子。有。色。莊。故。不。可。概。以。為。然。仁。信。其。勇。是。天。理。中。自。然。之。剛。健。即。疑。神。歛。氣。而。強。毅。自。存。勇。不。信。其。仁。不。恐。血。氣。之。勇。與。德。性。之。勇。相。混。淆。也。蓋。不。本。於。躬。行。即。是。使。佞。口。給。故。無。論。言。之。強。辨。也。即。言。得。合。理。亦。是。使。佞。不。出。于。無。私。即。是。血。氣。無。論。勇。之。過。當。者。也。即。當。勇。而。勇。亦。是。血。氣。

南宮章 仇滄柱 福善禍淫 天道從來不爽。現夫子贊以君子嘉以

尚德則適之言。實屬不易之論理。此理信得真。天知命皆自此

出。聖賢只論理之常。不論數之變。不谷之故。斷主禹稷片以當時高

稷比孔子。照註自確。又言禹稷之德而獨稱躬稼。只從當軒舉

其行事之實說為是。

君子章 按此論仁不是論君子。小人語意似為易言仁者而發。仁

不仁俱以一念言。不以全体言。又佐案使小人乍見入井亦必

有怵惕之心。然善念乍動而納交要譽之私已粉起。故雖行好事

亦是私心。真未有一息之仁。

爰之章 按人但知拈能勿二字耳。須知此節應拈勿勞勿誨。既入

言慈父忠臣本意原欲勿勞勿誨。而一不勞而此至爰之心。懣不

可解。一不誨而此誠懇之念。抑而不伸。即欲勿勞勿誨。為能乎不

必說到不勞則子不賢。不該則君不聖也。

為命章。呂晚村春秋時詞命原重。然只是為國之一節。在鄭却全

賴以此立國。按章意重在四子。和表為國上章。謂畧大意。創

謂建立體制。詁謂尋究典故。論謂議論得失。簡謂去其大繁。節謂

增其太簡。潤色謂易徑直而使之委姚。化鄙俚而使之新雅也。禘

諸謀野則獲。世叔美秀而文。子羽能知四國之為。而辨大夫之族

姓。班位貴賤能否。

子產章。按隨問隨答。而三大夫之孰優孰劣自見。以內夏外夷立

論。直是不通。

子產節。按子產治能。制義刑。必懲奸。亦非一於愛者。要其用心。則專

主于愛。在位而愛。歌殺世而思。子產其有遺愛乎。

子西節。按子西為人。雖事有矯情。名足要譽。而要之無以議為也。

夫子只着一彼字。既疎而外之。復推而遠之。子西之為人。蓋在不
論不議之列矣。

管仲節 樹人也二字。語意連下。虛說為是。夫子本意。只是歌明管
仲為有功之人。却不直說。特舉駢邑一事為言。最是善形容。蓋
知約非人情之屬。而與奪有榮辱之分。是孰能於奪之而終無怨
者。今伯氏有然。此雖其恬退守義所致。然非仲之功深。足以服其
心安。能沒齒無怨若此。

無怨章 按二句平說。俱就常情言。無怨與樂漸近。無驕與好禮尚
懸。其難易之故。須就時勢透發。若云無怨甚難。無驕特視。無怨為
差易。此意亦註中所有。以為意則可。若專以此立解。未免顧奴失
主。又若樂與好禮。便分不得難易。若有道者。不知有貧富。則無怨
無驕一也。此又當別論。

公綽章 按老字。及大夫字。是定字。趙魏滕薛。俱要活看。註大家勢。

重并國小政繁。只是明文解釋。非指定趙魏滕薛也。亦要活看。

高中云。若使他做家老。就是趙魏大家。尚優況小。於趙魏者乎。若使他做大夫。即滕薛。且不可況大於滕薛者乎。此說得極活。言外有公綽任職不稱之意。有譏魯失官之意。

成人章 按上節告子路以人道之全。下節告子路以人道之重。首

節下截是中。行次節是獨。

成人節 呂晚村表至聖人。方可為成人。雖程子推原說。然却是第

一節亦可二字意思。此處托起一層兩個亦可。方有分寸。按註

才全德備二句。承四子之長。來中正和樂二句。承文之以禮樂言。

禮樂本末。言文之。斯不見有智慮勇藝學之。所以臻於化文之。

方為智慮勇藝學之。所以致其精。困勉錄短慮勇俱是德藝。是

如此則與下節註才智禮樂有所未備句為合。蓋思義足為援命是勇。而知藝則未備。以才字代藝字。註自明。

今之節。按而見字。一不忘字。要玩利害未見人多。義命自安。一當

其前。不覺貪畏。始要之日。人多慷慨。期許久之。不覺頓忘。此皆念頭不真實之故。能思能投。能不忘。則已有忠信之實了。然是勉強。意居多。故曰亦可以為成人。按平生之言。是平日期許之言。不在然諾上論。大約即是上文義命。蓋利害乃人道大關頭。始終乃人道大操履。必久要不忘。方守得義命定。打得關頭破。

公叔章。按文子是寡言寡笑寡取的人。註所云。庶靜寡欲是也。夫子以不言不笑不取為過。而問之賈。賈亦知告者之過。而不知時措之宜。稱許已過。故夫子疑之。

公叔節 按人見他沉静。便以為不言不笑。人見他熈靜。便以為不取信乎一問。夫子已早疑其不情。非欲得其恬靜之實。以為世之巧命翕冑者。歟也。

公明節 按言笑取之發。固有使人遊其中而不厭者。亦有使人見其約而不厭者。是不厭之言。非必時也。不厭之笑。非必樂也。不厭之取。非必義也。今日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此非聖人烏能一一各中如此。

武仲章 按臧氏原有後于魯。至武仲之身。作不順。施不恕。以自取戾。倘其出奔之後。以身待罪于邾。而為之請。孰得謂之要君。至求為後。而如防是。以防求也。言稱先祀。明予魯。以可從之名。身反故邑。寔要魯。以不得從之勢。使告在後。示魯以請命之迹。攝邑在前。要魯以不待命之權。

晉文章

按王道出於正。至王降而伯君論心。則桓文俱不免于譎。

夫子此論特就其行事言耳。

按晉文當楚圍宋時。則伐曹衛以

致楚師之援。至楚圍宋。則復曹衛以携二國之交。如干曲之會。以

臣召君。翟泉之盟。以下攻上。無非陰謀取勝。而不知尊王。若桓公

於楚未服時。則責已茅而伐之。至楚既服。則釋曹衛以得之。如葵

丘之會。明王禁。首止之盟。定世子。無非仗仁義以尊王。故曰正

而不譎。吳因之。此夫子賤伯之意。初非評其優劣。權以濟事。曰

譎。晉文劄伯于桓公之後。此時緣人心已識。破伯者。机關不可再

哄。故其取威足伯。多譎而不正。若桓公初做這個事業。緣人心尚

思王道仁義二字。尚鼓動得他起。故以正出之。而人心即服。夫子

言此。正見伯道之不足。尚晉文已不及。齊之所為了。况其學上公

而又差者乎。

桓公章 按此章子路疑管仲之未仁在心術上論夫子之許管仲以仁在事功上論

桓公節 因勅錄以夫大義大信服之有了多少戰爭 呂晚村九合諸侯此是桓公的志事然桓公只解知車以合之耳不以兵車而合諸侯此方是管仲妙用仁者之功也

管仲章 呂晚村聖人此章義指甚大君臣之義域中第一事此節一夫雖有勲業作為無足以贖其罪者以管仲之句一部春秋大義猶有大於君臣之倫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原是論節義之大小不是論功名也

管仲節 四書林又相二字極重見得北面事他何顏自立其昧心一至于此 吳因之夫子稱管仲之功正叙處只在一匡天下句下二句又承上一匡意而且致鋪張之詞到今受賜止是言後世

被澤而當時之意便已在內。不可以一臣受賜作天下後世兩平對看。呂晚村朱子云。召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言義。而其功有足褒。此條固非子仲之出而恥怨之死也。所謂匹夫匹婦之諒亦以其凌之功較之。則此一死直小諒耳。故下箇直若二字。謂其不死。死也。非指當時原不可死。即匹夫匹婦之諒也。

公叔章 呂晚村是美文子之事。不是辨文子之謚。若認真舉與僕同升事。本合文字謚法。作一篇駁義。覆議。豈聖人立言。意乎萊公被薦而不知師德及門。而終抑宰相。須其此罷識。記同升而不記其薦賢。正見文子大臣作用。大臣風度。

文子節 湯賓尹使文子有媚嫉之心。而見不達。則才露而恐其形已。僕必不能以臣役之身。而自奮於上。使文子有推讓之心。而見

稍不廣。則收而為己之私。席以成己之重。亦必不能以我所臣服之人而共之于上。

子聞節

按此借謚法以見文子之進賢心地俊偉光明。即此一節便無愧為文。此句當重可字。至惜史臣之畧大而舉小意。只帶言。

子言章

按此就衛靈之不長而推論其用和言尚類。此以不心非謂得人便可無道也。衛多君子靈不能用。正坐不能脩身飭行以知人。而其所用止此三子也。三人又非仁賢。即謂公明于用人。其明幾何。謂三人盡其才。其為才又幾何。然而可以不亡者。各當其和故也。重在當字。

子言節

按無道指彘倫紀綱。大槩言之。上如是指無道言。下如是。指用人言。

其言章

按無志而言是為不敬。不能而言是為自欺。即肆而下其。

息。緣。欺。而。斷。其。妄。也。不。待。後。日。不。踐。而。始。知。也。

陳咸章

朱子夫子初告時本是次然詎陳恒及後不從目見夫子

之言亦可以做三子若竟說託討陳恒以儆三子聖人決不若是

迂曲張彥陵孔子請討棠然正君臣之義若云借以正魯反小

而不敢不告一是背後說是歎詞一是當面說是儆詞一見吾大

夫且不敢不告况君乎一見吾為昔老之大夫且不敢不告况在

位之大夫乎

勿欺章

呂晚村事君有犯無隱犯非人臣所諱也但以欺而犯則

不可耳子路勇于義况犯非其所少正恐犯之時恃其義勇有不

盡合理盡誠外即不失愛君之意而已不覺入于欺意原重欺一

邊按勿欺工夫在誠意

上達章 按大全辨惑君子時下存此天理如登層臺然美可大
可聖而神其進自不能已小人總動念於欲則凡欲皆呼群引類
叢至沓來其進亦自不能已故此節當與孟子利與善之間然者
理欲初分只在一箇念頭上分別又此全是要學者謹與意不
上達即下達無不進不退不升不崩就中可息肩住足之地上達
下達是中間話不是兩邊說

古之章 按西為字是學的主意為已則天地萬物皆屬之已為人
則形骸耳目皆屬之人故程書先生云此章是務名務實之分不
是成已成物之分為己為人俱兼成已成物說但其所以要成者
不同

伯玉章 按人知此章重在寡欲句是矣然專言學問則腐但言交
情則泛唯於學問上見交情見聖賢用功只在自已身心上而聖
賢相契亦只以心非世人泛交可比

使人節。按夫子之問。是問其所為。非問其所欲。是問其所能。為非問其所不能。乃使則以所欲告。一若未有為而早傷之。已為而旋悔之者。惟得遇之為親。且以其所不能告。一若不為之而返在於不為。輕為之而過入中于為者。惟未能寡之為欺。只此一語。把伯玉克治之嚴檢身。不及之表。一齊都到此。不但保伯玉之心。并得夫子之心。笑使才一嘆。嘉使也。實嘉伯玉也。

曾子章。引沈氏位字寔補身之。而慶與所遇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而不越之意。句。從曾子分上。體認親切。才見得他平日有學思誠之學。按君子有專一之思。有順應之思。蓋思一於位。外不分。是何等專一。身無定位。思與之俱。是何等順應。

耻其章。按言易有餘留之。以口不若休之。以心耻其言。便覺一失。

口間具有無窮之指視故取字比謹字尤深切行易不足防其不足務求有餘過其行使覺息直中獨有薰人之勇猛故過字比敏字尤精深銳。

道者章 按此章夫子實見得於道有未盡而子貢則知夫子之已窺道字虛說下三句正是道三者字不是三樣人即于會聚於君子之心者名之也故其純然處即是仁洞然處即是知浩然處即是勇完全此心之本体使是不憂不惑不惧。

道者節 呂晚村上論知者不惑三句與此迥別此章是就考驗言重在下半截上論知者章就成德言重在可半截。

自道節 呂晚村自道為謙詞即文王望道未見之意非虛詞遊謝之謂此正是聖詣高深處不覺深露出來。

方人章 按方人亦不是不好的玩註專務二字子貢之病在把做學問內一件事者賢字以自治有餘言不暇字以自治不足言夫

我則不暇。非。謔。語。是。寔。話。夫子一生好古敏求。下學。下達。安得有暇。苟自以為暇。便是學人大病痛。

不患章。按。凡世之以不知為患者。類皆有自負其能之思。殊不知。重。遠。之。任。學。之。而。後。難。缺。畧。之。故。及。之。而。後。知。準。有。令。名。不。足。以。補。吾。之。不。達。即。有。漸。聞。不。足。以。寬。吾。之。隱。憂。思。在。不。能。全。是。求。其。所以能處。此。為。己。之。實。功。并。求。為。可。知。念。頭。一。齊。都。掃。了。

逆詐章。存疑逆億。是。把。大。去。炤。物。先。覺。是。大。在。此。物。未。自。照。聖。人。

此。語。是。說。非。逆。億。之。知。乃。明。炤。之。知。耳。億。度。之。知。有。心。明。照。之。知。無。心。張。彥。陵。不。逆。不。億。主。虛。說。不。主。誠。言。蓋。虛。是。無。意。必。誠。是。

有。寔。理。自。有。分。別。按。此。非。謂。不。逆。不。億。即。是。先。覺。謂。不。逆。不。億。而。

又。復。先。覺。也。非。謂。惟。其。不。逆。不。億。所。以。先。覺。謂。惟。其。先。覺。所。以。不。逆。不。億。也。先。覺。工。夫。全。在。平。時。窮。理。格。物。蓋。理。明。則。感。而。自。應。觸。而。

自知也。近有無知發說者亦是。

微生章

按此章見道不可以委蛇。權不可以執一。是故佞者忘身。

聖人不敢為。固者忘世。聖人不敢為。

微生節

按無乃二字。彼非直指夫子為佞。乃設此以探其極。之

意。

孫淮海微生節徒泥于無道則隱之說。而不知聖人以道易

天下之心。此便是固處。

騏不章

張夔陵騏所謂德。不在加處。見之善則加。便是德。若合

德而言。加此與凡馬之別。良者何異。故德力為方謂之騏。然騏之

所以見稱於世者。却在德。不在加。則君子之所重可知。按稱必

騏之得稱。言若人之稱騏。只是餘意。

或曰章

按通章重報怨上。報德帶說。報怨。世人有心於薄。或人

有心於厚。聖人無心。而各得其平。仇陰桂報與復仇不同。仇關

君父之重。怨屬一人之私。

或曰節三。高中玄直者。情理之無所回者也。若本有可怨。乃曲其心。以為怨。置之不聞。是匿怨而友。微生高之乞醢。可以為真乎。然則何如。曰怨當報。則報之無過。則為不當報。則不報。無逞怨為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斯為直而已。

莫我章。按莫知即舍下學意。下學自兼內外。說專以墮點見聞。獨持心体為解者。偏下學。徒不怨尤。始不怨尤。便是下學上達處。不作兩層看。下學上達。朱子云。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須自下學。方能上達也。

莫我節二。按知是心契之謂。與不怨莫知之知。大別。子貢平日却在高奇煥赫處。求知聖人。而平淡精微之妙。尚未能知。故夫子自嘆以發其問。何為言何所為也。與他慶為字不同。註此但自言三句。

直貫至其天乎住。不是止截到上達住。且何為一問。必先從不怨
尤說起者。蓋怨尤之念。打不過。必不厭於附修處。着加下學。是即
事即物。探討尋驗。即下學處。有融會貫通之妙。是為上達。斷宜從
存疑處。即說此天字指蒼天之天。但天者理而已矣。此理與之相
契。故天獨知之。註人不知。而天獨知之妙。是為于深味其語意。如
如此。非夫子自譽也。

伯寮章 巢覽子達人安教。壯士除奸。各成其是而已。乃是推加道
之。將行四句說。末句方着伯寮身上說。

賢者章 按如嘆世道之衰。致賢者不容于天下。不容于邦國。所謂
賢者。是時中之士。貫下三句。避世。亦是舍則藏意。不是沮溺一流
避地避色避言。從要見賢者。自有委曲行道之心。至不得已而出
於此。則世道之衰可知。

作者章 按此章須知作與辟不同。避只是回避。不是斷然不出。作是翩然速舉。已無意人世矣。夫子與他見發。玩一矣字。有無限憂世憐才之意。

石門章 贊亭知其不可而為之。不過為之志。未嘗休也。猶于路所云不仕無義。君子之皇。歎仕所以行義也。席不暇煖。即所謂為。即所謂仕也。其實何嘗為。何嘗仕耶。按晨門雖是詭。孔子然於聖人心事。却一語道破。自是春秋知己。

子擊章 沈無回當時如荷蕢楚狂一流人。亦非無心於當世。但其分量未得到得無浴無亂地位。故決然長往而不返耳。驟聞磬聲。不覺打動熱腸。忽然嘆曰有心哉。旋轉一念。又曰鄙哉。始之嘆。即夫子之心。既之鄙。即真荷蕢之心也。夫子嘆其果而曰末之難足。見夫子一生心事。只是寧為其難。

擊磬節

按擊磬亦是偶然。但夫子一副憂世心腸。不覺于磬聲傳

之。鄙是鄙其識之不達。硜、是病其守之太堅。莫知以下正說他鄙而硜之處。引詩。只是言涉水者。尚知淺深之宜。用世者何不自量。度如此末之難矣。只是自明心事。不重。飄荷著。

高宗章

按既是已職。何謂總攝。必已通大小官員自己言。如錢穀

兵刑之類。都總來一聽家宰處分。處分之後。仍命百官分理。而家宰考其成。

好禮章

存疑。禮不過是日用當行之禮。節文儀則散見於日用事

物間。如子當事父。弟當事兄之類。好禮者必自己躬行。這禮既足

為觀感地。又如佛教。如率人見無禮者則懲之。有禮者則獎之。如

此方是好禮。由是禮教風行。達于四境。民皆知事父事兄而名定。

故易使。

脩己章 按此章只重脩己以敬一句敬字內即寓安人安百姓之

理中和位育不道一戒慎恐懼而已。下二卷雖愈推愈深外面遠一步止根本處深一步安人安百姓在脩己外推擴固不是謂一敬便了更無次第亦不是。按如斯而已乎。兩重問答不要鋪排安人安百姓總要收到脩己安人安百姓之已非有二也。而脩則有淺深之不同到安百姓是安之盡實修之盡也。克弊猶病是以己未備為病不在安百姓上發念正是脩己以敬處。

原壤章 按夷侯不是故意慢夫子只放於禮法之外耳。昔人云禮宜為吾輩設即是此意。

將命章 按通章以禮字作主童子不循禮故夫子欲使之習禮習禮內有抑其虛矯反其德性意不徒以儀文為重。

將命章 王親濟成字乃成人之成。亦童子者非學問有成也。只據

他以成人之禮自居故曰欲速成兩章合看上章是愛人以德此
章是教人以禮

衛靈公

靈公章 按上節是行之決。下節是因之安。總見聖人之勝于遇而
遇。終不是以窮聖人也。

問陳節 按靈公一生錯處。俱在禮教上。對以俎豆。正是夫子救時
手段。欲公深思而自悟之耳。事字包得廣。凡一切札文皆是。故祭
祀不止俎豆。札又不止祭祀。俎豆之對有二意。一欲其高。抑衝于
樽。一欲其先。樽而後。折衝。

在陳節 按愷非為絕糧。為道窮也。窮是既而未通之意。固窮作固
有窮。有方與上亦有字相呼應。而固守。意補在後。恰與下濫字相
對。始

賜也章 按夫子所謂一。只是誠敬到極處。便能以一心而貫萬

事非先有此一而後去學識一貫。原從多學而識未亦非一貫後遂把學識拋舍。但與平日聞見覺有不同處耳。首尾指點字之親切賜也。節二董思白學惟從博然後到要約不是起初就不要多。故云

女以子為學在多學而識否語須有斟酌。呂晚村然字銜口而出非字接口而出然字種根深非字轉頭快

非也。節一貫貼學識說心得則理無不得心存則理無不存此

是一貫真寔處。李安溪從來講者只說得貫之以一未嘗說出

一以貫之貫之以一者如孟子所謂反說約朱子所謂默然貫通

義非不是但一以貫之者是學問頭腦不是指其究竟處也惟當

先有此頭腦故後來能到說約貫通的地位中間須歷多學而識

博文詳說許多工夫。蓋雖聖人不能無所謂貫之者此也。即或知

此意矣。又不知一是何物所以有此一者從何而來。蓋令人措意

真然之鄉。聖門實學。莫有哉。

知德章。按夫子跋水曲肱。顏子單簞陋巷。方知是知德。知是真。知全從沉着體認而入。非執意見任意氣者所能得。故以為鮮。

無為章。按舜所以能無為者。兼德盛紹堯得人三意。若云本盛德。

去紹堯去得人。則融三為兩矣。此意當補在其辭也。與下上二句。已經說盡。夫何為哉二句。只是申說上意。恭己措容言。是形容無為之象。非追原無為之本也。

問行章。按上節是論行之理。下節下手工夫。曰立曰在。與亦即而。

者。以示例耳。推之而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不然也。

問行節。按行是行去不阻滯。故曰猶問達意。忠是言符其心。是不。

欺。信是言踐其事。是不食言。是待人。不刻薄。敬是戒。慎不放肆。博學二句。是致知之鞭辟近裏。著已。忠信二句。是力行之鞭辟近裏。

卷四

立則節。按此節言。理本無間。故心不容有間。必持以不懈之加密。以至一之表。使忠信篤敬之在吾者。常昭然于動靜。不分久暫。而身若與之接。目若與之謀。故當其未立。未與之時。而所謂忠信篤敬者。未嘗往。即當其既立。既在與之時。而所謂忠信篤敬者。仍即存。兩則字。見得形與道俱。笑有持循之意。夫然後行。見得行之難。意書紳者。是欲其觸目而儆心也。

直哉章 翼註此是夫子表二大夫之賢。一是不拘時而易其節。一

是能相時而行其志。俱切衛事上。兩節有道俱淺者。困勉錄二節者。未俱重無道一邊。但夫子口氣。只是平說。在者書者。於言外補說。二子優劣。則于無道邊見耳。按有道無道。只作有事無事。看。那指衛邦。白玉奉懷。只就他作用。輪轉不露鋒穎。以搜禍患。便

是他涵養處二節通體俱是替詞不重分二于高下

可與章 按可與言是虛而能受聞而能悟者不可與言是拒之而不受語之而不達者亦字極妙合二句省方見知者施教如良醫用鍼鍼入竅故下二句平做截做按不如合做為得

志士章 翼註志士是利仁者仁人是安仁者不重分優劣官仁成

仁只在心之安不安上 朱子只是義當殺身即是成仁若能為成仁而殺身只是便是利心 袁域陽有殺身亦非取必于親也但無求生之心則殺身不殺身俱是仁如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則貪生妄死而不足以言仁也

為仁章 呂晚村上艱字對下大夫士上利字對下賢仁于肯結駟

連駟兩少非大丈夫也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以此藥之重在賢仁上兩之字極着力先正了自已去事友的緣由事賢友仁便

有嚴憚切砥之心。有如此便是心存。心存便是為仁。

為邦章。表了凡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顏子天德已具。故於問為

邦。但告以四代之禮樂。使無三王之德。而但襲三代之禮。必不可

以復致雍熙之治。無虞舜之德。而但用九韶之舞。必不可復致

鳳凰之儀。按斟酌前代。只是舉一以槩其餘。

為邦節。翼註時以歲言。四時以春為首。時之正也。今以節候言。陽

春司令氣始和。物始生。今之善也。震剛殷之建。且月窮而星四

制非不善也。周之建子。剝盡而復返。義非不精也。孰與夫人紀之

建。而以終天地之終功。惟得夏時。以正明堂。以頌正朔。無非後天

而奉天。

來殷節。翼註殷輅樸素渾堅。質也。等威已辨。質得其中也。周冕華

而費文也。不為靡。不及奢。文得其中也。不為靡。承加于衆。休之上。

不及者。承其為物小。皆是總名。言舜則聲在其中。玩一則字。分明在治定功成後了。鄭聲淫。是聲音淫。佚放蕩。佞人殆。亦指佞人心術。危險言。若淫人心志。殆人國家。尚後一層。

逸慮章 按此示人思患預防。以為弭憂之道。人是擔當世道的人。遠慮。兼時地說。是慮理。不是慮事。以其經畫困難。可使當聖之逸。百年之久。保安無事。故謂之曰逸。以遠慮之人。有二。一是悠。一是浮。躁。禍机每乘人精神不到處。入必有近憂。何以必之。必之於其疎忽焉耳。

好德章 陳氏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做人之意愈切。

竊位章 艾于子文仲。豈排擠柳下惠哉。特不竭力荐之耳。當時固由魯不賢用。而文仲不竭力引薦。其罪自見。竊位處輕講。不與立處。婉刺。方得聖人責備賢者之意。

躬自章 按聖人不教人避怨。亦不教人任怨。只要我無可致怨也。

道。又首句困勉錄云。要說得廣。極是。蓋躬自厚。不但我所施于人者。如謀欲其忠。交欲其信。一、要求盡其道。即我之。所以自修者。亦一、不放寬。即己薄責於人。不但人所應於我者。如愛人不親而不責其親。禮人不答而不責其不答。全不求全責備也。即人之所以修己者。不念舊惡。不急求使知。亦隨在存體量寬容之意。如此說方完。家存尚只說得一邊。

不曰章 按兩個如之何。乃心與口自為商量之詞。朱子云。率意妄行。這等人有兩種。一是躁妄。不肯如之何的。一是愚鈍。不曉得如之何的。吾末如之何。云難言。亦無由入也。四書講。夫人無自籌畫之心。則其心已粗。夫人無自逼迫之心。則其心已安。

羣君章 四書鏡。此見朋友不可辜負了。群居的。子氣象。不可出失。

了群居的好光陰。按言不及義。雖就言上說。好行小慧。雖就行上說。然看大全朱子意。似側重在下句。未難矣哉。註入德克惠。兩意並重。

義以章。合於義以方外。是義為用也。而此章即以義為體。義者且也。如橫劍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是剛決的意思。須是萬事俱靠他做骨子。然剛斷足以成務。節又要詳明。君子於敬。樽節束身于軌物者。嚴矣。而義即以是行為相。其輕重而次第之。急而不遽。緩而不迂。揚于。自有其文。而義乃不嫌於徑情直達也。然禮仍是嚴的。濟之以遜則柔。君子之祭易溫。文。宅。表于和。粹者已久。而義即以是出焉。言無暴長。動必謙。早而義之失於作意。矜情者鮮矣。弟。文。魏。盛者。真意易潛委曲。多者中情或薄。君子未偽存誠。天懷固極其肫篤。由是以成吾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雖

其品即退讓之文。無非真懋純一之意。事以信始。亦以信終。義之所以無輕發。無速敗也。要之禮即義之度。義之和。信即義之貞。固三之字。俱指義言。君子哉。見義以為質。何等正當。礼遜信恭。又何等純全。

無能章 按此是發明君子心事。無能者不能知不能行也。君子只求其在我。非以為我有能而人自知之也。如此則亦是正義謀利了。

沒世章 按此聖人勉人及時進脩意。當與後主可畏章參看。齊氏云。求有為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終無為善之實。亦君子之所惡。張氏云。名者名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之。非謂求名于人也。二說可味。蒙引疾自疾也。厚齋之說不可用。翼註疾是愧疾之疾。預計如此。非至沒世方疾也。

求諸章。按此辨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無學問與涉世說學問則君子小人。有為己為人之別。涉世則行有不得者。又有自反與不自反之別。

矜而章。按此見君子正直和平之養。當作矜而不。至于爭群而不。至于黨解。相似。意只帶言。蓋此四字。須要辨得清。矜以理勝而爭。則以氣勝。群以和衆。黨以私比。

不以章。困勉錄此章是君子小人聽言之道。兩言字不必專指好一邊。兩人字不必專指不好一邊。大旨謂君子之於人也。何嘗不與言並舉。但吾之舉之者。自有故而初不以言舉之也。蓋以言舉人。則人之不賢者。飾空言以進。而用人之速混矣。即人之賢者。僅以空言見知。而用人之速混矣。故君子不然。君子於言。何嘗不與人並舉。但我之廢之者。自有故而亦非以人廢之也。蓋以人廢

言則言之善者。因生平之行而見棄。而言者不服矣。即言之不善者。亦僅曰生平之行而見棄。而言者亦不服矣。故君子又不然。

一言章

按一言之問。子貢要得切要之圖。從此身体力行。只是言

學問。未曾有身世人我意。行字不是子張問行之行之字。指一言

以終身之行。而要於一言之可。則必立少觀多。可以綜得聖人賢

人。經緯萬端之由。可以統得萬事萬物。恭伍錯綜之分。而乃非偏

而不舉。擇而不精也。舍恕寧復有一言乎。舍恕之不欲勿施。寧復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其恕乎三句說來。只似一言。方妙。

附近見時文。二比。真是徹上徹下。可供註疏云。即至刻薄寡恩。而

苟于一言一事之間。傷忘乎。故吾而於是一言也。數不見其不足

何也。不欲者。隨分而盡。即勿施者。亦隨分而盡也。即至極久不已

相嬾于十世百世之遠。以多其積累。而於是一言也。數不見其有

餘何也。不欲者。接時而生。勿施者。亦接時而生也。

吾之章。按此是夫子欲挽斯民于三代意。以直字作骨。大意云。直道長而人之于人。久以毀譽行之矣。吾之無毀無譽者。豈樂人之所行異。亦以斯民也。其性本直。三代之君。所不敢枉其公。是公非之理。而以直道行之者也。吾之無毀譽。吾竊以此自附于古之遺直云。

吾之節。按毀譽不必盡是私意。有嫉惡太嚴。而流為矯激者。有崇獎情殷。而謬為許可者。而誰字。言有毀譽。必有受吾之毀譽者。試問受者誰耶。有試後譽。且無之。况於毀乎。

斯民節。說紉三代之直道而行。三代之無毀無譽也。吾之無毀譽。吾之直道而行也。所以二字。屬在上者。說。後書此節。推原上節。

欲聖人自明其直道。欲天下共遊于三代也。虛字宜着眼。

吾猶章

按此章感慨全在吾猶及三字。蓋吾生之初。先王之政教

已無復存。然大綱雖歎而細者或守其常。王澤雖微而餘風不至。

盡。民如史之闕文。豈但一事之不夫其官。即先王正性命之理。以

養人心之直。於此而微。有馬借人。豈但人心之好行其德。即當時

因物力之豐。以成習尚之厚。於此而驗。今則併此亡之。故曰益偷

及三字。見文武周公之遺烈。經數十王之所蕩。猶有一二之存。今

則流失敗壞。掃地已盡。及今挽之。已不及前之易為力。却可聽之

于後耶。此是言外微旨。

巧言章

按此為立德立功者言。見平素貴有明理。養氣之學。人有

所得。守之於己。巧言說得一團道理。使人惑于是非。而無定守。故

曰亂德。小不忍。是小仁小勇也。或以優柔養奸。或以輕躁速禍。故

亂大謀。

衆惡章

按此亦不是衆論全屬無憑。但人之受好受惡必有其因而其人之可惡可好必有其寔。我不之察。即衆人之好惡自真而我之惡衆人之惡好衆人之好者。自妄。如此講必察二字。方是虛中無戒。且見聖人用心微細處。

人能章

呂晚村道字。只就人身上說。如性命事功人倫物理之類。

弘是擴充展拓之意。人與道本不可離。但欲舉而弘之。其責却在人。弘字地步亦不同。由賢而聖。由聖至化神。人做得一步。道強了。一步。非人何從見其境界。後加非道弘人句。正是聖人重加鞭策。使人不敢希冀道之亦有功于人。

過而章

王視濤是謂口氣甚急。正要人急改。非謂能改時。遂不妨

於過也。

吾嘗章

按學字正為苦思者。指點頭路。叫他即以其所思者學也。

不是叫他廢思。首二句。須從別人身上說來。吾嘗二字。方醒。無益不如須味註。勞心必求二句。蓋思只懸空思索。便要入理。終無自得之益。學則循理會。深造以道。而自然得之。遜志猶云耐心也。益不益。只在自得不自得上。

謀道章

未于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將說耕也二

句分兩脚說。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按謀以

功言。憂以心言。憂是謀的主意。

知及章

按此章見君子為學。知行與涵養交進。先涵養其大原而

後。可以致知而力行者。學之所以基其始。既致知而力行。而知涵養。以幾于純粹之域者。學之所以善其終。章復元知及是格物

致知事。仁字是誠意正心事。莊莊動禮則脩齊平治事。此章是一

大學的明新工夫

知及節。按持其志而不紛。主於一而無違。此致知若涵養工夫也。有

此工夫。而於吾心所具之衆理。有以究極其表裏精粗而無不貫。則知反之矣。然由知至二之功。又有反身而誠之學。苟智足以察其幾之動。識足以辨其已之私。而心之所以謹幾克己者。力不負而操不同。則不能存之熟之。使心與天理為一體。而人欲遂得而勝之。此其所得非真得也。安能勿失。

知及節。按惟難得必失。故學必守之以仁。然後一人欲淨而理天

凝。有以得其本然之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然動容周旋無一時而非仁。無須臾之可離也。苟非莊莊而民不敬。是即吾心戒懼之偶歎。而所以養吾仁者未純也。蓋說民之不敬。是言我心之敬。不能與民相欽意。見無仁人流露之精神。不重民不敬。只重在

不可不莊上

知及節。翼註動民。主化民說。凡化民者。條教號令。皆有大中至正之則。是之謂禮。字要者得細。如一條教也。張施寬猛之合節。一號令也。緩急輕重之得宜。寔皆本仁中之天。則所表見。禮字屬裁。不屬民。不是使民循禮。只是我循禮以動民。不以禮只是小。外錯。當急畧緩。當緩畧急。亦無大害。但終未全善。蓋是即吾心操存之偶畧。而所以養吾仁者。未精也。劉大山非擇善無以為固執之基。非持守無以充精義之寔。不主敬於博學篤行之先。無以存之心。而培其本。不完養于真知寔踐之後。無以成之性。而暢其支。所以學肯止於至善。而化氣習學問之小疵。以造乎天德王道之極致也。君子為仁之學詳矣。

君子章

按大受小知俱以事功言。知就外所著見說。受就中所承

當說不可小知。君子原不是小處不全。只不可以此知之耳。小人只是瑣之輩。材德器量。總一樣。不必分配。君子小人。此見觀人者。大小並用。而後盡天下之材。知定。殊觀而後辨天下之品。

民之章。按此為下等人提醒上截較緩急。下截較利害。是步。追出仁之無尚意。沈無四仁者人也。無物可與之較。緩急即以緩急論。而至切之水火。猶為未甚。蹈仁亦不當以利害論。以利害論而仁又徒有利而無害。

當仁章。按當是當之當。仁便是不讓處。下四字不過足上之詞。不必泥師字仁字。須指大處難處說。

貞而章。按貞而不諒。義無兩層。然却是貞疑于諒。而世有以諒為貞者。故特別而言之。貞者無私。以天下之理為主。諒者有私。以一己之見為主。君子於一爭之立。揆其道之所從。出無倖志。亦無就。

心即兩可之事。聽其爭之。所要歸。不畏難。不以苟屈。有養正而無徇私。貞而不諂。是乃君子之所以為貞也。

敬事章

按事君則必有事君之事。一日之事。有教世之治亂。以別

聽之。有萬民之名義。以居之。此安得不敬。能敬則得食于君。而無慚然爭與食。却未可並念而存。後是置而不顧。非隨後之後也。

有教章

困勉錄人之始。原無類。其有類者。非其初也。故君子有教。

其心仍以無類者待之。大意如此。至君子道大而神有教。則激勵裁抑。可合智愚。賢不肖。而皆歸于善。此意亦補說方完。

道不章

困勉錄善惡邪正。新安以君子小人。吾道異端分貼。極是。

然君子中又有異同。吾道中心自有異同。此不謂不同。

辭達章

按未達要達。既達則不可以復加而已矣。三字。所謂行乎

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註不曰理達。而達意者。蓋詞只

當訂意說若意入須合理自有層次

師冕章 按道非有名可示。有法可取。遇師即有相師之道。子自率其不容已之心。曲赴乎自然。而然之道。通章重一固字。子張曲心觀察。與師一問。最為切實。夫子應得甚平易。猶曰道理固如此。所謂故心所欲不踰矩也。

師冕節 按子之詔師極其詳盡。其矜不成人之意。有感即通。殆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記者意會斯旨。故描寫曲盡。

與師節 錢龍門道從聖人見非從聖人出。見之未見。相師原自有道。而夫子德而忘之。見之方見。相師隨有是道。而夫子頤而設之。

困勉錄此節有三層意思。道無往而不在。人當無往而不盡道。聖人則無往而非道。然口氣則只謂道無往而不在。相師則有相師之道。我但盡其道耳。若無往非道之意。則見于言外。按固

相師之道與然字不分兩層。然是也。固相句亦只是足上然字之意耳。

季氏章 翼註首節提起。下分三段。首一段何以伐為止。正言頌史
伐之非。下二段相對。一箇丹求婦過於主。而責其過之不可辭。一
因丹有文過於已。而詳其憂之非所急。總見伐頌史之非。無非正
季氏之僭。而為扶公室計也。所重在昔者先王一節。伐頌史事已
斷盡了。下文特憂因丹有解釋。又再申其責之。意耳。姚承菴
季氏伐頌史。只是一箇敬字。敬便惠寡。惠病貧。無魯無先王。丹求
以子孫之憂。又季氏之欲。夫子明大義以止其欲。直從欲字推究
到他蕭牆之憂。見欲之必不可肆也。

季氏節

張彥浚將者謀已成而事未發也。人臣無將。則必誅。伐

者征有罪之詞。此以伐書。猶曰季氏以彼為有罪而伐之耳。按

夫頤史節重先王句。邦域二句。根先王說來。主祭東蒙。則非後世私訂。在邦域。則非敵國外患。杜稷臣。則非季氏私屬。何以伐為言。師出無名也。

夫子節

按欲字。猶今人言他要如此耳。與下文欲字指貧利言者。

不同。周任二節不重。當去。乃責其居位而不救正也。陳力二句最

重扶持。是陳力處。專就言上說。陳力五句。皆周任之言。二節不對

一五。說下總見不可歸咎季氏意。又夫子欲之。是求自解。今

夫節。又為季氏解。實因以自解也。下一取字。飾上伐字。下二憂字。

并沒上敬字。隱然分解先王教句。

君子二節。按舍曰猶云諄言也。一節一氣直下。決起欲之二字。已為

下患貧寡張本。丘也節。本先王之制來。提出均字。作主均。以分言。

安以勸言。均字要見得國不下替。家不上陵意。安非安危之安。乃

彼。此。相。安。於。無。事。也。蓋。字。推。原。所。以。患。不。患。之。故。下。文。添。出。和。傾。
二。字。來。蓋。和。即。寓。于。均。安。故。併。及。之。傾。更。甚。于。貧。寡。故。寬。言。之。要。
之。國。家。本。無。貧。寡。特。因。患。而。見。貧。患。寡。

如。是。節。按。此。只。終。上。節。之。意。言。均。和。安。如。是。則。無。求。于。分。外。自。不。
至。利。人。之。有。故。遠。人。即。不。服。而。本。均。安。以。脩。禮。樂。法。度。之。文。德。以。
來。之。而。已。不。即。稱。兵。也。既。來。之。或。內。附。或。外。屬。以。安。之。而。已。不。利。
其。所。有。也。既。來。之。二。句。正。照。顧。史。蓋。顧。史。而。既。為。社。稷。臣。則。是。遠。
人。之。既。服。者。也。

今。由。節。按。顧。史。而。曰。遠。人。者。對。蕭。攝。而。言。則。邦。內。之。國。亦。遠。也。分。
崩。謂。四。分。公。室。離。析。謂。家。臣。離。叛。不。能。來。不。能。守。語。勢。雖。兩。平。者。
未。肯。內。治。意。重。觀。下。註。只。承。不。均。和。可。見。蕭。攝。明。其。近。也。憂。在。蕭。
攝。變。生。肘。腋。正。所。謂。傾。也。

有道章 陳氏此章從有道而及無道。又思無道而及有道。全欲挽
今而反古意。按有道是脩齊治平之極致。權歸天子。只是有道
中之一事耳。蒙引云。只作世治世亂者不是。

有道節 按無道只說諸侯。下大夫陪臣。俱自此接出。可見總是諸
侯之罪。而天子亦不得辭失馭之責。首節結處。當補一句云。如是
則庶人之議。不得不起矣。下二節口氣。言天下有道。則政且不在
諸侯。而大夫可知矣。又何論乎陪臣。上既無失政。則庶人咸遵道。
從王耳。安得有私議乎。總是感慨世變而深致意于有道意。

祿之章 翼註此章論竊權之必失。陽權臣也。三桓之于孫微。作已
然說。此時桓子已為家臣陽貨所執。孔子之言。正發于被囚時。但
作文不必明點。須暗說。必有致尤而奪其柄意。故夫二字猶云耳
才也。

益者章 擷損益並陳見取反之當慎益有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
知意損有浸淫漸漬日退而不自知意直就言上論說諒就立心
制行上說多聞就學問上說便辭便于辭是足恭善柔善于柔也
是令色便佞便于佞也是巧言

三樂章 朱子君子於禮樂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
正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
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真諒多聞之士
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于善亦不可得矣
按此三句當從樂字看出禮樂之節道人之善賢友之多來樂
是於悅心之中有篤好之意驕樂者恃氣以凌物則不復循蹈規
矩矣佚遊者怠惰而自失則不復志於為善矣宴樂者多欲以求
安則不復望人之規正矣此其所以相反也

三愆章 按此與夫人失言章一例看。但彼是見言當因人。此是見言當因時。三愆之失亦只是平時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己識時之智。所以及之如此。言未及之言。及之猶云時未可以言時。可以言云爾。兩言字俱屬待字。與未見顏色一例。言須于受言者之色相當。其間剛柔抑揚。真有不可預先打點者。于此不見則所言不至。必不能中肯。

三戒章 按三戒只是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所謂以理制欲。以志帥氣也。血氣未定。有以正之。血氣方剛。有以和之。血氣既衰。有以振之。此君子所以檢束身心。變化氣質。而盛德大業。皆從此出也。

三畏章 張彥陵吾心常惺。一念即是畏。君子小人。品格何等懸絕。而聖狂分界。正在敬肆之間。信乎此念不可一時不提。醒稍放。

近便自墮落吁可畏哉。按三戒是過欲三畏是存理。

三畏節

按天之命人也。即此知能易簡之撰。故其源愈遠而其道

彌近。則不容以俄頃忽。而人之受命于天也。即在日用飲食之常。故其理彌精。而其事彌顯。則不容以跬步越。君子審此至悉。故禦此至嚴。大人聖言。就其中抽出最大者言之耳。大人兼德位言。禦不倍之義。非止于懷刑存服膺之心。不專於誦誦誠畏之也。

莊忠甫叛聖言以自恣者。侮聖言之淺者也。借聖言以自飾者。

侮聖言之深者也。

生而章。張彥陵云。夫子勉人為學之意。二次字。非言其相遠。乃言

其相近。大意謂生而知之。是上等學而知之者。即次之。困而學之者。又次之。皆可與上同歸。惟不學而後成。其為下。則人可以負自誨于哉。困勉錄七章。即人之學。不學以為氣。質之高下。能學即

是其氣質之高。不學即是其氣質之下。三之字俱指義理言。上字次字下字俱以氣質言。

九思章 按無思而無不通者。惟聖人下此而欲盡其通微之力。惟恃心之克殫其識。故思為聖功之本。君子之九思。必于動而未形之初。則知幾之哲也。思之於有感將應之頃。則慎動之功也。思之於于隨事省察之時。則思不出位之學也。由思誠之力。以復其何思何慮之天。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可致焉。故思曰睿。作聖也。又感物而動。視聽為先。故首以思明。思聰。明聰則無知誘物化之慮。乃從而持養于容貌之間。故思溫。思恭。次之。溫恭則有涵養純粹之美。乃從而致謹于樞机之際。故思忠。思敬。次之。言行謹矣。然尤悔之萌。其端實萬。如析疑去蔽。而後義可得。而精即審問之後。自明而誠。而尤必懲忿塞慾。而後德可得。至故思忿。思難。

思善又次之。

見善章 按此見人品不以潔身為高而以經世為大以見引起未見柳楊重下節善不善只就自家所歆為之善欲去之惡言志與道合一的志道二字甚大不沾一為功名也看孟子廣土衆民章其蘊自見。

見善節 困勉錄兩見字補出真知意方見兩如字直遂無疑之妙即誠生于明也此等處人多畧過仇愴柱好惡只在自己身上着加尚未透出萬物一体源頭其冥求志達道只如輩人作根基此節亦得首輕。

隱居節 按當其隱則道蘊而為志當其行則志顯而為道念隱居時學之淺深即以分異時治術之純疵故求之不容不加而求志時吾所得于聖賢者如斯則行義時取之懷抱間而甚易而達之

何容稍恥下一也。字有既慕願見意。

齊景章 仇鎔柱死之日。到于今正相對一則隨死而長。一則千載

如生。誰榮誰辱。當下令人搔脊。

陳亢章 按聖教大公。陳亢始疑有心私其子。終疑有心薄其子。捉

是私意。蓋自其非義者而論。不特所聞止詩禮而非異。即所聞進於詩禮。有如顏曾之所聞者。必是因其有學之所近。而仍非異。自其非遠者而論。不特聞詩聞禮而非遠。即併無詩禮之訛。亦必因其資學所未近。而仍不得謂之遠。

陳亢節 按嘗獨二節。只開一叙。去言外摹無異光景。若講煞無異

聞。便索然無味。又有意遠其子。則不能無意于其子。矣。遠與異

同一私心也。陳亢到底不曾明白。

邦君章 此章南軒以正嫡妻之分言。蒙引謂未見得是者。未有兩

意。一是儼婢妾不得上僭。一是儼夫人不得下替。摠見在邦君身上。邦君不得輕夫人。而使有白華之怨。亦不得繼夫人。而使有北鷄之晨。按王文恪以邦君之妻四字為綱。下以君之稱與夫人自稱作對。謂其稱于宮中者。以下分稱于本國與夫人自稱于異邦。反異邦人稱分三段。看其文起處。云邦君之妻。所以聽一國之內治。掌斯民之陰教。風化存焉者也。其稱名之法。且何如哉。結云此皆緣情而定。因理而起者也。此最差而整飭。

陽貨

陽貨章

按通章大旨。只孔子不見一句。已盡。蓋可以時亡。可以至

遇。自可以互相問答。孔子自是孔子。陽貨自是陽貨。即謂陽貨未

嘗見孔子。可即謂孔子始終不見亦可。

陽貨節

存疑註歛其相稱。非謂彼以瞰來。此以瞰往。為相稱也。蓋

不往則失已之禮。往則墮彼之計。瞰亡而往。故於事為稱。

謂孔章

蒙引貨兩問俱着夫子身上。夫子而答。不認在自家身上。

只閑評論

翼註日月二句。當速仕。孔子不日。即仕。不日。即仕。

而日將仕。將字甚活。即我待買之意。貨不能復置一詞矣。呂晚

村似解若不解。似許若不許。隨問隨答。神味雪淡中。見光明正大。

不惡而嚴之妙。

性相章 呂晚村是從相遠之後。逆推其故而論之。如堯舜之與桀。

如其性亦未嘗不相近也。但習則相遠耳。相遠之人。性仍相近。即此便是孟子言性善張本。陳氏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總說性字。則已寓于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懸空不着。氣質而自為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雜于氣質者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于氣質。亦不離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雜于氣質者言之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朱子有云。孔子以離雜于氣質言之。雜即兼也。

惟上章 按此又從相近中。抽出二種不移來。雖說不移。意全重在

可移上言惟上智不移則未及乎上智者可危惟下愚不移則不
至如下愚者可勉。按下愚存疑謂本文是說不可移。程子是言
不肯移故置圈外。要其不肯移者亦由氣質昏庸之甚故也。唯其
不肯移故終不可移耳。愚謂二說可通。

子之章 按此章總見治必以道意。前半截喜其能行是道。後半截
嘉其能信是道。在莞尔而咲。分嘉子游又以勉二三子也。此意兩
截俱有。

子之章 按註禮樂不專弦歌。絃歌特禮樂中之一事。聞聲而喜者
子之心。其詞若有訛焉者。子特反言以觀其言信何如耳。不是空
空戲言。

昔者兩 按子游口氣只云牛刀之喻。是信今日聞之。夫子者也。若
以昔之所聞而思。夫子固明。以學道望之。君子小人而愛人易。

使皆由學道得之。學道固如是。其隨在可用也。此節只要見于游
焉信之意耳。若多作証辨。殊非面有神理。且于游能用夫子昔日
之言。何緣不解。今日之意。須知于游之巧。與夫子之蒼啖。只一个
是。孔出氣末一節。不通為二。三子說法耳。故註云。解門人之惑。則
于游胸中原不介。于牛刀之說。而是偃而前言之。戲亦並不為
于游特地分疏也。

公山章 按行道為夫子素心。聞台欲往。夫子胸中別有寄懷。如有
用我句。直將往不往。付之不論。公山自居。夫子自思東周。神情寄
托甚遠。

公山三 按何必公山氏之言。叛臣不足行吾道。意非浼己之謂
也。如有用我句。即照公山說。亦不妨吾為東周。非欲使魯為天子
也。使文武之道。得行之魯。便是東周。即魯一變。至于道意。

子張章 按子張病痛只是務外。夫子因病立方。故教以五者之能。行五者存心之功。求理之事。不得認五者為心與理。五者從仁而出。此以成功時言。仁從五者而出。此以用功時言。此處正論用功。則是仁從五者出也。此句能行字固重。而於天下三字正。是鞭辟子張。勸其處。勸聽也。正宜着眼五則字正。亦以能行五者。于天下之。實言必到這地位。方謂之能行。所謂以致自考也。又仁者心與理一之謂。五者是存心之功。求理之事。於天下。是言存心之功。至存而求理之事。至精。

佛肘章 按子路以公山之名。恐其無益。夫子謂我固隨在而有功。佛肘之名。恐其荒已。夫子謂我固無往而可光。斲木節。緊跟不磷。不繼。來不磷。不繼。而不往。便是斲木。若來能。不磷。不繼。而不往。則亦未為斲木也。

佛於節。朱子不善不入以其能況人也。往也如之何。恐其被況也。

按然者。是然其不可往之言。有是言。是指不善不入之言。不曰聖乎。四句時解動云。知有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是自案自翻也。聖人必無此游移鶻突語。須知不入二字者。得深細知其能磨涅我也。而去之。是不入也。試之磨涅而不磷不緇。是入而不入也。不曰二字。不是轉語。乃是為子路申言不入之旨也。

由也章。按此見人不可不好學。以成其德意。蔽如目前有正經大路。當面被物蔽了。却走旁道去。

田也節。按言字內。就含有美意。方对得蔽字。然不曰六美。而曰六言者。有蔽尚未為美也。居字。非徒因起对而命之。緣他粗率少精細。要他靜坐潛思。間所未聞也。

好仁節。困勉錄云。力行愛人。俱屬仁說。愚者註中。若可陷可罔之。

類明指處一邊非兼指心之德言也。翼註學凡考之師友求之方冊皆是。誦去好學以明其理。明字對蔽字說。然所謂明其理者如好仁又好學。別認得仁真了便是明仁之理。非仁外又有理也。餘做七作文用真字作骨最好。又愚是昧理徇物。落是窮高極遠。賊是執自家小信不顧他人利害。絞是急迫而犯人情。勇就作焉果敢上說。亂者越理犯分。剛就本体堅強上說。狂者率意無忌。如要言即言。要行即行。不沉靜也。

小子章 按此脩言學詩之益。以見詩之不可不學也。興觀是詩之有益于身心。羣怨是詩之有益于性情。誨之三句是詩之有益于倫物。句。要跟學來。

小子章 按學字是體驗工夫。要深。有非口誦之謂。興別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觀則有以考鑑其得失。而于理無惑。詩于性

情尤切。所謂發乎情。止乎義理。一言最得其要。發乎情。故有群有怨。止乎義理。故不流不怒。

過之章。因勉錄玩其文法。上面說四可以。即接以迓之。遠之云者。則知事父事君。領上四可以來。正是興觀群怨之實際處。呂晚村二句。就倫理中舉其大者而言。迓遠二字。包括甚富。事父君非期于詩。不盡于事父君。亦不必執詩之事父君者。而學詩自足以事父君。按夕識句。若仍以爲興觀群怨之資。則此語爲景賢。蓋此格物內一仲事天下鳥獸草木。欲盡格之。必無是理。而詩之所引。則皆耳目之所及。不可不知者。

伯魚章。呂晚村正緒面。指至迓之地。一物不見。遂至一步難行。故二南之宮。爲從切近道理說。不用恢張宏濶。按此爲字。与上章學字。俱有身体力行。引伸觸類之妙意。姚元素凡人所能行處。

全是人情物理上。通透此處不通透。雖家庭間尚多窒碍。註不可行。根無所見。來不平。

禮云章。按敬在鐘鼓玉帛之先。亦在鐘鼓玉帛之內。但玩兩云字。及乎哉。口氣亦非竟抹煞鐘鼓玉帛。只是引而不發。要人尋思而自得之。

邑厲章。按此章為飾貌者做。邑厲有確然有孚。毅然有為意。內莊是甘于利而昧于害也。

鄉原章。翼註德指正理言。如忠信廉潔是也。似忠信。亂了真忠信。似廉潔。亂了真廉潔。把真正的德。都被他混淆了。豈不是賊。勿作自賊。人看只重賊理。又須知鄉原之原。非真原。中行章註。謹厚之士。乃指真原而言。真原猶不可進于道。况鄉原乎。

道聽章。按德由聞見入。要在潛心体。既以善之方。為吾有入耳而

出口究竟于身心何益。蓋其所急。欲收者博聞敏捷之譽。而不知收其名者。喪其寔。其所急。欲炫者。才辯議論之華。而不知外愈逞者。中愈涸。

鄙夫章 呂晚村國家當覆亡之運。不必生奇奸大惡。但所用無非鄙夫。便足令神州陸沉。生民塗炭。一時為君子者。受其牢籠。或取其幹才。或信其小節。或因依門第。世講。遂不惜為之援引。此輩得志。但知為身家祿位。未嘗一念及于君國天下也。只看一个與字。便具千古朋黨傳論在內。揆鄙夫天下足音。正在與之共事者。故賢者當辨鄙夫于早。

古者章 揆此章是嘆氣習非。論氣質與氣數三項。是鄉原之變局。民字只泛作人字解。困勉錄群之為蕩。廉之為忿戾。是已甚意。直之為詐。是相反意。曰肆曰廉曰直。則成其為古之狂狷。愚曰蕩。

曰念疾曰詐則成其為今之狂矜愚非狂矜愚之心乃古之狂矜
愚亡也

古者節 蒙引狂矜愚是疾之名。薛庶直是疾之寔。蕩詐忿疾是疾
之流弊。有此流弊。雖就今人名為狂矜愚。而寔則已非。故曰或是
之亡。按肆蕩註已明。庶是庶介。庶之庶。寧方無圓。寧固無通。露圭
角立崖岸。故曰庶。只是守己忿疾。則與人爭如執己之是。較人
之非意。直屬行。事上說。愚者見理不明。但據所見一直行去。全無
委曲。故曰徑行自遂。詐則又不甘于愚。強作機械。以自遂其私。故
曰伏私妄作。

惡紫章 按此以上二句引起下二句。紫必奪朱。鄭必亂雅。不必待
相克倒置而後惡也。利口即不覆邦家。亦可存乎。胡氏佞詞辯
給。利口訓捷給。捷則顛倒是非。于片言之頃。令人不暇致詳。視佞

尤甚故覆甚于殆

于欲章 按此章要人于躬行處。體認道理。不必專求之言語之內。末節不是為自己分說。正指妙理與彼有。註中莫非天理流行發見之是。字最要體味。時行物生。則其所以行者。即于行生上。早已實了的。顯露更何待言。

于欲節。朱子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斷言語不着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只是不消說得。蓋已都撒出來了。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所以不消說得。天何哉節。按此節只是表明道無不在。不消說得。不是表明已之無不發也。困勉錄曰。天之行四時。則仍重在所以行處。而四時之行不足見天矣。曰。四時行焉。則即重在四時之行。而其所以行處。即見于此矣。按即其行生處。天之理已至著至顯。如面相語。不

從隔壁聽得。仇滄柱時行物生。正見大道無往而不着。人當隨處加察。中庸鳶飛魚躍。說得活潑。地即是此意。呂晚村禪家指點。只要觸處識得此心。聖人舉示正見。隨在是此實理。正要學者就七體認至理。不是聖人以天自況也。

孺悲章 按聖人于不屑教誨中。曲行其教誨意。欲見是悔悟之機。予以辭疾絕之。正迎机敵動之妙。取瑟而歌。是教之也。將命者是夫子遣人。

宰我章 困勉錄此章提出。仁字最重。指不忍之良心說。凡人心不安處。即是仁。字與安字正相應。夫子提醒宰我處。只在于女安于四字上。

宰我節三 朱子禮祭無所不在。喪固有喪之禮。唯祭無用于喪。然當喪而不祭。是乃祭之。所以為祭也。若當喪而玉帛陳焉。鐘鼓作焉。

則其壞禮而崩樂也甚矣。此其言之失。有不待言焉。故夫子不答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按崩壞只是生疎意。凡木皆有燧。者火之所在也。鑽燧謂鑽取那燧以改其火。故註云取本之木。非取火于木也。說改火便兼四時。

食天節 存疑。食稻衣錦是指射年外說。蓋宰殺既說。射可則射年之內已知不可食稻衣錦矣。按西女安字最重。兩則為之。頗輕。全要激發他使不自安耳。不為與為之俱指食稻衣錦說。只首句是絕之之詞。夫君子以下又提起說。註所謂發其不忍之端而徹其不察也。

子之章 按君子之於親。每事惟恐其不足。故衣蔬食禡。雖明知無益於親。而為此無可奈何之計。聊以自盡其心耳。今乃計時論序。為之斟酌其中。將此安心放頓何處耶。六心既失。又豈復有禮樂。

耶。故。夫。子。不。暇。顧。其。禮。崩。樂。壞。之。說。亦。不。與。細。論。三。年。期。月。之。是。非。只。反。覆。就。他。不。能。自。安。處。批。責。之。到。末。後。方。點。出。子。生。三。年。一。語。以。見。先。王。制。喪。初。意。使。宰。我。聞。之。惻。然。不。寧。惓。然。欲。淚。當。有。自。覺。其。本。心。難。遏。者。本。心。之。外。何。禮。可。論。何。樂。可。談。崩。壞。之。論。不。攻。自。破。矣。此。聖。人。之。善。于。以。仁。牖。人。也。

飽食章 按所用心指學術事業之類終日云者猶緩其詞云尔心雖一息不用不可况終日乎末句只帶言難矣哉者危之也惜之也實做之也

尚勇章 按此是君子以理制氣之學勇與義俱就作事時說義以為高除去了勇說不必說勇合于義為尚只專說義合義則勇亦在其中上而君子以德言為亂以逆理言為盜以肆欲言皆從無義以制之來

有惡章 按夫子所惡者。敗常亂俗之人。子貢所惡者。欺世盜名之人。聖賢皆有維世深心。上節亦有承愛字。說來下節亦有則是對君子說也。

有惡節 按訕上與稱人惡。俱兼有過無過說。勇屬血氣。果敢屬氣質。果敢而窒。是不度理勢。自己心上窒塞不通。不是行去見窒。然行亦是不通。

賜也節 按徵非知不遜。非勇。許非直。此三等人。却認煞是自家好處。有僞托者。亦有不僞托者。上是惡其悖德。下是惡其亂德。聖賢之惡。總合着天下人之公惡。

難養章 按此論御臣妾之難。在御之有道。蓋女子小人。多忽之而不知其難。故夫子提出示人。欲人思所以善養之道。非謂難而諉之。無可奈何也。養之本。在脩身。不在用情。近之二句。合看方見其

難。莊以莊之。則禮有以消其不遜之心。慈以蓄之。則仁有以弭其易怨之意。

四十章 按此章一則對未四十者言。不可不勉。一則對既四十者言。不可不惧。見惡則不止于無聞矣。

微子章 按此是夫子原心之論。或去或奴或死。總是一副心腸。各分頭去做。為感悟獨夫。以存宗祀地。故夫子稱其仁。指愛之理。言三子愛君愛國。不拂乎愛之理。便全其心之德矣。二句不平。

微子節_二 按書云。吾家奄遜于荒。則微子之去。只是遜于荒野。為感

悟君心地。非便是歸周。托罷歸周。是克商後事。奴猶云囚犯也。是紂囚箕子。以為奴。為之二字。則屬箕子身上。至誠作無私者。惻怛作當理者。曰仁。則忠與義不足以明之。以其非徒慷慨激烈。自表暴而已者。

柳下韋 翼註言人情好枉而惡直。道則難處去無益。若枉道則
又不必去。須抑揚者。上重下輕。方見必不肯枉道之意。

齊景章 柳疑齊之陳氏。即魯之季氏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即是陳
氏之下。諸卿大夫之上矣。尚為薄乎。記者載此。正見齊待孔子如
此之厚。而只為一言不用。遂行可見孔子只要行道。全不顧祿位
齊人章 呂晚村女樂歸定公。則受之者定公也。而特書季桓子。孔
子之得政也。以桓子其去也。亦以桓子魯之不足以有為。桓子之
不足以有為也。

楚狂章 按鳳正所以尊夫子也。非時而見。故為德衰。而用一何字。
則有不且衰意。故下遂以來者可追諷之。已之一字。正見是可造
處。從政者殆而。則今語拖說。此節意。聯而語散。乃歌體。按孔子
未與之言。何從知其欲與之言。此從孔子之下車知之。趨辟以示

不欲聞之意也

長沮章 按此見聖人以道易天下之心。重一易字。雖與易不與易。

兩相呼應。

長沮章三 呂晚村稱一是字。振却魯之孔丘。是耳。中極熟。心中極厭。

者下桀溺之言。則知長沮猶是也。但沮明知孔子規之無益。故下此截斷衆流句。是他極妙机鋒。若徒作兀傲語。失其旨矣。翼註。滔。以下一訛。夫子濟世之唯一訛。子路所從之非。要之訛。子路正以譏孔子也。

行告節 按斯人。字。兼君民言。天下無處非人。無處非吾所與之。

人。即歡避之而不得。與字自情之閑切言。此正與避人二句相反。

天下二句。反滔。二句。是見易之不可已。上三與字。作相與之與。

看下一與字。作用字者。

丈人章 按上章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見聖賢出處之義。全重在不在仕無義句。

丈人節三 按丈人之言。其意是責于路不務農耳。其待于路無非倨侮之狀。見于路拱立而止。宿殷勤。抑又恭敬之甚。是欲動于路而不知。隱然已為于路所動也。若謂其以田間况味。挑動于路之心。失之遠矣。

明日節二 張彦陵不仕句提起。下皆發明此句意。長幼之節五句。就丈人身上說。是責忘世之非。君子之仕四句。就君子身上說。是明其用世之志。通節重一義字。按長幼之節句。緊根見二子來。君子之仕。指欲仕之心言。不拘定在朝。如憐二子世而不肯已。便是行義。原總去就說。但此对丈人言。則重在就一邊。行義与行道不同。行道在君。必待遇而後行。義在我。無論遇不遇。皆當行的。

故道行則如義親見于吾身。固行義之事也。道不行則如義昭得于天下。亦行義之心也。

逸民章 姚承素天地閒賢人隱是固然矣。不曰天之生斯民也。使之閒太平。不使之自遺逸而已乎。教于之逸。雖曰為世所遺。然不無自遺逸之意。一有此意。胸中便有不可。非天民大人矣。故記者冠以逸民二字。逸民有心避世。聖人無意終藏。故詳列逸民而以已終之見懷。不忘用世意。

逸民節 按不曰隱者。而曰逸民。見其各出手眼自成。一持世分量。其逸皆有關於世風。與絕人逃世者迥別。

不降節 按不降不辱。提是一事。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言先下評語。詳指出兩人想見。一時神往。慨慕無窮意。

柝下節 按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人之公心。即

義理所在。故曰中慮。其斯句。應上降辱。凡世之降志辱身者。一向
潦倒。不知名節道理為何物。二子雖降辱。而言行必依名節道理。
中倫中憲。是尚志潔身之流也。所謂逃民。其在斯乎。而已矣。見二
子無別行。外此不足以見二子也。

虞仲章 按。隱居是以隱為高也。放猶置也。謂脚中所欲言者。如置
不發。如不復言。世務意非猖狂自恣之外。謂註獨善自廢。乃自隱
居。放言中。推出他意思。如此不是隱居。就是獨善。放言就是自廢。
也。清權二字。講得要。有分寸。在他逸處。摹寫便是中清中權。只
是合得二者。內一端。不可謂全是清權。又道雖以致用為貴。然
然時不可出。亦有獨善其身。特立于污濁之世。而合乎道之清者。
道雖以正言為常。亦有經不可守。而絕口不談世務。亦不失用晦
之宜。而合乎道之清者。故上節就中倫中憲上。見雖降辱。而非污

下節即中清中權上見。雖隱居放言而非誕。困勉錄隱居放言與不降不辱同。但不降不辱則風節外露而隱居放言則光芒盡斂。知于前必清而剛清而柔分之甚明。

我則節 困勉錄不可以跡言。道則必從其可。惟以道為可。則是無可無不可也。按此節只是聖人自有拙見處。不可說壞逸民。

太師章 茅虎附魯自王極以來。國之不統久矣。聲音之道與政通。則魯之樂。其政散其民流。所謂君臣相陵。國非其國矣。向也樂官不容。猶宴然安于其位。而不知去。及夫子反魯之餘。而雅頌已正。國審其音。魯之寢微影、笑。典柰者寧能一朝居乎。

周公章 按開國之初。子孫觀法所係。周公之訓誡如此。是何等忠厚氣象。人或担于尊親哀之說。歸咎于貽謀之過。不知皆其子孫

不能世守典型之故。記者于魯事。曰非賢人散亡之後。特誌此一節。以見魯惠非貽謀之過。以是專其權。久其任意。故曰即賢親之世好者。無求脩。是用其長而舍其短也。絕非罷使之意。

周有章

按魯為文之昭。國初忠厚。若彼。連後賢人隱淪。正士放逸。

一至于此。故慨想當年人材之盛。以見今之不可復得。着眼在周有二字。上周室人才不_上至于此。則萃于一家者。尤見其為盛矣。

士見章

翼註此章見士當立其大節。可是大節不虧。意已足。語取

詞不作止字者。按思義思敬思哀。不是臨事思索。一當此事。心即于此向往也。致命。独不言思。以思固不待言也。

執德章

按執德在体道有得上者。信道在尊聞上者。弘篤猶和毅

相似。縱有片善。便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以過。亦不受。不篤是心上自疑。初既見得。少間又被人搖惑。或移于是非利害。皆是此難托身道德之林。寔于身心無所體驗。非大受之踴真寔之品。

故曰不足為重輕

門人章 按夫子過犹不及之論。却是此節論交。所案于張容字矜字。是破于夏一拒字。如之何之義有三。受拒不暇。何夏暇拒人。一人自遠哉。無勞哉。拒二也。即令拒人。反幸哉之拒。謂與不賢者遠三也。朱子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但亦踈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人大畧當如子張之說。然于有大故者。亦不得不絕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

小道章 呂晚村不為是。君子自己。不為非絕之使人皆不為也。故朱子謂小道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所作。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為。是。以。必。有。可。觀。若。將。小。道。盡。情。抹。煞。是。說。做。邪。道。左。道。非。小。道。也。按。遠。指。天。下。國。家。言。君。子。不。為。要。務。專。心。致。志。于。大。道。意。

日知章 按此就日知無上見他精神念慮無傾刻不在學所謂須
更不可離者。曾子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便是這箇工夫。所亡
所能俱兼。知行言知字對無忘說。非知行之知。日月二字亦要活
首。

博學章 按知是此心之明。仁是心之純。熟處道理合一。故致知而

仁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為仁。但謂工夫尚少一半耳。非謂致知屬
外。而仁向內也。博學是徧習乎詩書禮樂。多識乎前言往行也。就
所學而志為趨向。望慕之專。而積疑。疑思之至。是為篤。就所學而
問為所講明者。無益之事。所辨析者。皆至要之言。是為切。且就所
所學者而思為內省。於精神心術之微。而實驗于人倫日用之際。
是為近。如此則所學無務外徇人之病。為己以求心得。則真知即
可實踐。窮理即可盡性。故曰仁在其中。此為子夏之意。要人從實

學以和仁也。

百工章 按註有二說。還以前說為正。學字全要發務不分意。方与

居肆意。致有二意。道有不能自致者。用勇往精進之學。以致之。道有不容強致者。用涵泳從容之學。以致之。

小人章 按必字。是小人自欺之心。緣憚改而文飾。緣文飾而憚改。

二意微別。寔相發明。

三變章 羅近溪君子一心格中和之理。其容貌詞氣之常。皆自心

體流出。自觀者見他各中其節。故言變。其實君子只是不失其常。

呂晚村聖人豈常有變哉。然必如此剖析者。未方活画出聖人。

一箇全相温字。即從儀字中想出。厲字即從温字中想出。

信而章 饒氏本文信字。指人信我。說註誠意惻怛是君民所以信

之。由惻怛為愛。大抵君民間皆當以愛為主。續困勉錄信非

在旁所能合作。在旁所作合者。以一人之言見信。亦可以一人之言見疑。此轉非所以死于說難。君子不出也。信非空言所能感動也。空言感動者。有時因言而得信。亦有時因言而得疑。此眉山所以終于擯斥。君子不出也。張氏信非以厲謗而設。只為忠愛之念。須來仗君民共信。方得行其志耳。此中關係君德民義者不小。

大德章

按此為人務小節而忽大体者言。非謂小德竟可出入。只

要形容大德之必不可踰耳。然言已不能無弊。

子游章

按此見教必因材意。子游見本末不可偏廢。子夏見始終

不可或紊。家引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不可以分本末。子夏以

始耳二字替本末。識見高于子游。首節註仍用本末。亦援子游之

意解耳。

子游節

困勉錄子游只說子夏門人有末無本。不知其意。要本末

之並進乎。抑先本而後末乎。抑務其本而末自舉乎。抑務其本而末可棄乎。者。未四意俱有。本末並進。是其主意。後三意。是其旁意。後三意。總是重本輕末之意。蓋既謂之末。便有輕之一意。了。子夏之言。与程子第一條。是破其本末並進之意。程註後四條。是破其重本輕末之意。是發于夏所未發。故雲峯專以後條為矯子游之偏。須知第一條。亦是矯子游之矯。但是子夏所已發耳。

子夏節 按兩君子之道。言君子教人之道也。兩孰字。即指本末言。

君子教人之道。孰是末之粗淺者為先而傳焉。孰是本之精微者為後而傳焉。此二句。是言洒掃應對中。原寓精義入神之理。以加破于游分本末之非。下四句。照註用但字轉下學者之天資學力。不特幼學之時。未能即事於深造。即及夫成人之日。亦各有所至。而不容以強而同。如草木之限于區。而材質遠同之有別焉。是以

君子之道。所以有先有後。而不容誣也。末二句。見先後一貫之難。指出聖人正與門人小子對者。重惟字。

仕而章

按晚村云。當時原有仕而不學。而不仕兩種人。子夏此

論。為救正而發。則知上句見仕宜進德意。下句見學宜及物意。而優字要看得好。上優字不必至功建名立而後為優也。即朝考其職。夕序其業之後。或有可用之一時。則亦優也。則亦可以學也。下優字不必至明体達用而後為優也。即自度其才德。或可為士以事人焉。或可為大夫以長人也。焉則亦優也。則亦可以仕也。如此者。兩句省却多少周折。

喪致章

蒙引子游蓋亦激于當時之節文習熟而哀戚之不足者

而合。合問孝章觀之。如子游之事親。養有餘而敬不足。子游之喪。親哀有餘而禮不足。皆足以見其任情自遂。而脫畧細微。

吾友章 李毅侯兩章雖只一意。但曾子之詞直。子游之詞婉。為能正是未仁處。着然而二字。則諷體也。存疑是心之德。惻但是愛之理。少誠實。虛偽也。少惻。但寡情也。

堂堂章 按上章見仁要求之。至近。此章見仁要脩其在。即堂。不。是贅詞。只堂。便難與並為仁。二句一氣說。存疑人必近裏着。己方老實下工夫去為仁。若務外自高。于己無體認。密察之功。而人難輔彼之仁。于人無切體。觀感之助。而彼難輔人之仁。

吾聞章 按此當重致字。不重自字。自然。而盡其情也。而當然。意。只于言外見之。乎字。有感動人意思。

莊子章 朱子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則其臣必賢。政必善。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于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為

是曾子之所謂難也。若不善而不能改，則是成其父之惡耳。烏得為孝？按難能，在不忍忘親上見。

孟氏章 按通節重哀矜二字。民散是不親不遜，意非散之四方，情是犯罪之情。所謂罪狀是也。非迫于不得已，陷于不自知之情也。哀矜勿喜，繫根上失道來。固是憫民之言，兼有罪己之意。通節須

切士師說

紂之章 按惡居下流，不是惡人，乃自家警戒之詞。

君子章 呂晚村以交食比君子之過。極精。日月自行常度，本無差失。但所遇入交度而為食，不得不然耳。所謂更亦食過，即沒圓非更改其本体行度也。君子之過，其本体光明無疵，亦如日月。但為所遇時勢之難，或有不合常度者，然不自諱，故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中樞道合于心，体亦非有悔厲沒易也。故人皆仰之。

仲尼章 呂晚村此章文武之道四字。猶云國朝典故名耳。物取全。要低者。似孫問仲尼何師而為仲尼。子貢謂仲尼無須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除非是典故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則人、可為仲尼師。究竟何常師之有。

賢于章 呂晚村播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較聖賢分量也。美富與室家之好。都在宮裡。分別不關播事。惟其宮有不同。故播有高卑之異。按數佞及肩。以造位高卑言。室家美富。以蘊藉淺深言。美是光輝意。富是充實意。

毀仲章 按仲尼不可毀也。此句兼無損于仲尼。有損于己意。說他人亦不可低者。如伯夷伊尹之類。皆是。犹可踰。無得而踰。就賢者與仲尼說。不帶在丘陵日月上說。其何傷于日月乎。此日月就作

仲尼字面

子為章 按通章只重夫子之不可及上。其得那家等語。不過就中抽出。目子禽識見淺。故指功業之可見者以示之。不可以德與業作兩平音。

子為章 陶石黃子貢說天不在形體之高巍。蓋天原是一個大靈之氣。無安梯處。故不可升。夫子之德。妙入無形。渾然無迹。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不可階三字可玩。按為恭指數。何日月之說。知不知就品別人物上見。一言二字最重。慎字正根一字來。不可及括生知安行講。正有根據。

邦家節 仇澹柱此從事功上見。聖化同天意。觀如之何其可及。與上文不可及緊相呼應。便知是申明上節。非分言德業也。樹立之斯立。言上方鞠謀。下已樂生也。指養言道之斯行。謂董戒不勞。

人已共率也。指教言緩是立之。固緩之。斯來。言人思豫。而國日
廓也。動是道之深動之。斯和言。黎民於變。兵革不試也。其生也。二
句亦只就上四句見得。所謂二字。總貫六句。此二字最宜着眼。
先曰章存疑中。即是理帝王總合乎天理之當然。不必節。把堯
舜之中來做骨子。

堯曰節。張堯陵層教在躬。有投大遺艱意。中字在政事上。看執與
守不同。守字死然。執者隨時隨物而執其中也。不徒曰執而曰允
執。蓋必隨時處中。圓融不滯。方是信能允執。四海困窮。二句不過
反言以足上意。以見中之不可不執也。

舜亦節。按舜命以執中為主。雖加惟危惟微。勿詢勿庸之詞。總之
發明此旨。蓋中外無道也。

于小節。徐敬弦此節。總是既伐桀而告諸侯之詞。簡在帝心以上。

則曰迷其初請命之詞于天而伐桀之詞也予小子履六句見上帝命討之嚴而朕然無利天下之心朕躬四句是在已寄託之重而凜然有任天下之懼按朕躬罪以施為過舉言萬方罪以不能遠善改過言簡在句双承上一句來

周有節 張彥陵大春五節記者零星收拾湊成武王一段事實或舉其詞或述其事句：要見反商之政按此節在方伐紂後大春二句只一意謂大春之所當者皆善人也

雖有節 按此節又在方伐紂時據蔡傳言百姓皆咎我不伐紂故下文曰今朕必往乃一時之言

謹權節 淡說謹權量三節根百姓有過在于一人來總是武王以

天下為己責之實 翼註此與下節以行政得民乎对上節紀綱嚴肅森然一統規模下節息澤浩大藹然太和氣象按謹權量

合在官在民言。法度是禮樂刑政。審其因革損益之宜。廢官兼非人則去。缺人則補。言四方政行。言四方之政。次第舉行也。不作效說。興滅是已滅者復之也。繼絕是無後者續之也。述氏大率皆對所放廢者不止。尚容箕子上節是仁之盡。下節是仁之盡。所重節見太平之後。札教興焉。可想見休息氣象。最切民生日用。故以民字批之。

寬則節 按四者是言治法非心法也。只重各句上一字。不重得衆等效。寬信敏公。不必以中字貫要句。見得歷聖同然意。

尊五章 翼註夫子告顏淵。示以法戒。告子張問政。兼言美惡。蓋惟戒而後法。盡善惟屏而後尊。無疵也。 按五美。道心上。運用五惡。從人心上。恣肆。

尊五節 按五美下一尊字。奉若神明。著蔡必欲出乎身。四惡下一

屏字視若茶毒蛇蝎。不使加乎民。惠而五句。只舉其目言之。且虛說君子二字貫下句。要點美字。美全在五個不字上見。惠勞是施於人者。欲泰威是存于己者。

何謂節。按因字及利之字。正見君子經畧處。曰疇樹畜。士女蒸嘗。

是王政之利。絕大本領。此段重因字。勞一既重。擇字。欲仁字。兼內外說。仁者心之德。欲仁則保合其心之德。是出政之本也。仁者愛之理。欲仁則推廣。是其愛之理。是行政之實也。摘訓君子泰而不驕。是相近之意。此章泰而不驕。是泰易至于驕。意惟其泰出于敬。則雖易至于驕。而亦不驕矣。此泰之所以為美也。按正與尊。須本心之恂慄。出現不在外面。矯強。儼坐。屬君子不屬人。威而不猛。只從上兩其字來。

四惡節。按上三項是急迫之惡。下一項是怠緩之惡。不教而殺。

之。雖當亦謂之。雲出納者。出于我而納于彼。正言與也。有司之吝。是本職。若出自為政者。便是惡了。

不知章。按此章以三平者為正。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適情。又此章主。膺在知字。知者。聖學之始事也。不應以君子作言。

知命節。按命指氣數言。即所謂吉凶禍福也。知命即有。易以俟。意亦非全諉之氣數。惟知命乃可以為君子者。蓋趨避之念銷。斯。進脩之志決也。呂晚村。練知窮達有命。則凡事到面前。便自己。有箇把捉。不妄為。机巧趨避。乃可以為君子。

知禮節。按禮。擇外誘亦固。內守故立字。當兼內外說。不知禮以治。心。則德性不能堅定。而物誘易奪。不知禮以治。躬。則品節不能詳。明。而怠肆易乘。

知言節 按知言者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詞多之類不知言則無
笑。以知其人實情之所在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取友可不羞